

陕西省图书馆藏书	
书号	D631.784
登记号	原 12329
	00756

鄆縣續志

續

鄆縣重續志卷之四

三韓魯一佐纂輯

孝友

劉龍洲

龍洲字子攀澇店鎮人明經劉昶子昶初娶  
裴氏生三子龍洲其仲也自幼即知承順父  
母顏色成童失母父更娶張氏性嚴急於諸  
子每虐用之伯季不能堪皆避徙他方龍洲  
獨承侍左右委曲將順即有時備極勞苦亦  
皆怡然順受畧無忤色及父卒裴無出而尙  
存者二十餘年龍洲侍之仍不異父在日而  
又覺和容愉色益習於自然張後亦感梅潔

系五頁  
卷之四  
人物

爲親族稱曰龍洲孝龍洲孝而其顧視盡異  
於前日年六十餘以積廩當貢而適奉  
恩以首貢爲恩貢龍洲遂特以恩貢考教  
人以爲孝子之一報晚年兩舉鄉飲大賓年  
七十九卒妻譚氏柔順婉婉亦  
能體夫志善事繼姑稱孝婦云

### 王忻

忻文義里人自少有至性年十九流寇陷城  
酷拷病母索銀帛忻以身護母賊怒以刀斫  
其右腕忻仍牽之不去賊愈怒復于頭頂連  
斫二刀忻迷昏臥地經一夜方甦自是生資  
蕩然母濫乃力主兄弟分爨營生忻遂棄章  
句業力農行賈于凡母之衣食嗜好靡不先  
意承志獨力供辦迨生業稍立供母之具尤  
事事期于豐潔至晨昏定省雖值煩劇未嘗

一日懈焉后居母喪哀毀骨立見者無不愴然動容至母之周身周櫛則一一竭誠盡禮至今爲鄉黨矜式事兩兄友愛極篤撫視諸姪姪女則一切讀書婚嫁無有弗悉意措注者至處宗族鄉黨則扶危濟急往往節口縮腹以達其心之不忍初不俟其人之開口及身歿至無以爲喪故斫以力農行賈之人旣無厚產年復未老子且幼穉又無兄弟姻婭貴顯之助而捐館之后邑之縉紳者德重其行誼無不感歎慟惜祭以殊儀蓋至性篤行孚于公評爲鄆邑百年中僅見完人云

## 劉雱昭

雱昭中原里人生於農家兄弟二人自幼卽知承順親志恭讓其兄及後漸長一切服勞

奉養一惟親心之體且惟已身之任絕不違  
逆親意攀兄自諉年二十一值歲大荒而父  
歿至無以爲斂零昭則面請于兄欲典身辦  
具親族憐而助之乃克襄事嘗隆冬與兄御  
車渡澧水零昭不忍兄身受冰寒乃令兄蹲  
車上而已敲冰入水御車之而過股脛爲水  
所戕血流通直至于是見者胥爲嗟歎而零昭  
則毫無怨色凡一切身代兄勞不避利害舉  
類此逮兄子思聰成童則一力勸兄令之從  
師讀書思聰遂入宦爲學官弟子員其後已  
子漸長其兄亦欲令之讀書零昭不可以爲  
二子皆讀耕將誰任且兄子吾子何分彼此  
則竟使代思聰終身任農耕其他推讓友恭  
又往往類此鄉里謂其不學而孝友此殆出  
于至  
性云

張立功

立功安太里張養儒之長子養儒初娶史氏  
生立功兄弟四人而叻後又繼娶劉氏年視  
立功僅長一歲故當其父娶劉氏時立功已  
成偉然男子而劉氏性嚴急往往呵詈諸子  
而虐使之三子者皆不能堪而立功獨知仰  
體父志惟母命是從甚至為母手批其頰亦  
安然順受而不敢怒形於色其他服勞奉養  
無弗恭順謹凜者以此立功本未讀書終身  
力農沽酒為生而里黨之縉紳先生  
往往重之蓋孝之本於天性者也

趙案

案安善里民籍家素貧世以佃田力農為生  
業當案成童時父年已老能知孝養其父每

與三弟寬四弟宣力田家輒憐寬宣幼少惟恐其過用筋力恒抑之令節寬宣亦惟恐案之用力太過每勸其休息寬生二子長宗信次玉衡案則鍾愛如己出爲之殷勤延師娶妻畧不吝惜財物後案以無子取玉衡爲嗣未幾已亦生子終不厚視其子薄視玉衡而玉衡與宗信等十數人亦竟不知孰爲同胞孰爲從堂今闔門幾四十口同釜而爨其和睦勤儉之風爲一鄉罕觀而其於鄉黨姻親則案性直率而慈祥生平不作損人利己事凡有求貸卽無弗稱力周旋鄉閭共義之今年七十有五邑大夫採其行舉鄉飲賓論者以爲不愧云

附  
獨行民



張呆

張呆吳村人名不傳幼嘗從師學以家酷貧未試而廢年近三十始娶妻生一子終身居一草屋夫婦紡績子彈棉爲生從不與鄉里往還卽見亦不輕言親知問其故則曰渠輩不欲見我我亦不欲見渠渠言非我所欲聞我言亦非渠輩所欲聞相見何爲多言何爲人因號爲張呆張呆聞之笑曰我不呆誰當呆者因以張呆自號年五十以後每歲終自裹糗糧過蓋屋詣李二曲先生請教先生必畱住二三日嘗對二曲先生曰某不知學但覺人生以此心爲根本人能將此心如琢玉使玷瑕淨盡如拭桌使油垢淨盡便是天地間一個光明人不然縱多才多能亦算不得真人品二曲先生亟稱之每舉以勵及門嘗

親題今人古心四字贈之壽八十外以康熙  
二十七八年間卒至今吳村人尚道其生平  
以爲美

談云

附淳民

### 王志賢

志賢中原寺人幼貧未嘗從師受學後因性  
喜醫藥濟人乃從人問字研究醫書久之醫  
道通文義漸明鄉里延以治療者隨手多效  
且卽不大效亦不至太乖錯悞戕人生故志  
賢之醫於時號爲平穩人爭延之又其性度  
和易不貪財賂不厚於富貴而慢簡寒賤故  
邑之人無貴賤賢愚皆知志賢爲醇厚長者  
其後漸通養生家言無事輒閉門靜坐有時

與知交談立理亦娓娓中聽晚年家藏經史  
及方技修真家書幾盈几案雖士大夫家尙  
藉觀焉年八十猶步履健壯鄉人攀以半仙  
稱之八十七歲偶感微疾卒卒之時神志如  
常時人以爲  
靜修之驗云

### 李君愛

君愛花原里人天性朴實忠厚務農重本  
樂施予里中不給者常出已積散之前冷  
重其人累預鄉飲  
賓年八十二終

### 楊 荅

荅安善里人自少勤力奉公及長教子弟守正尤  
以急公睦鄰爲要義生平門無追呼未嘗與

人構一訟年逾九旬黑髮健步見者不知其爲近百歲人故羣羨爲盛世人瑞

### 山效質

質道安里人生而醇謹長而安詳守分畏法  
和鄉睦鄰年九十一人咸推爲盛世醇民

### 節婦

### 何騰蛟妻溫氏

氏太平里人適騰蛟八年甫二十四而寡  
老舅姑在堂長子僅八歲次子尙遺腹未生

家故赤貧獨以騰蛟樵山佃租給朝夕至是騰蛟死焚焚無依甫一年舅姑又相繼以病亡氏拮据營葬備極艱辛鄉里親族關心者或勸以衣食無資不若改適以圖生全氏輒泣曰必若凍餒死母子寧死一處誓不捨二子而負何氏也於是晝夜紡績或爲人織紉以謀升合竟能育二子於成年七十餘以老壽終前令張給扁旌其門

### 杜宗韓妻王氏

氏安泰里人年十五適宗韓十七生一子又二年而宗韓亡杜氏故無田產資生計盡賴宗韓日於市肆營錙銖及宗韓亡生理遂窮而舅姑生長邑城中年又高食飲亦皆習有常性未易移氏誓以節自守手自織紉或製爲襪履包帶之屬日令人鬻諸市以辦給日

用所得精者供舅姑粗者母子畱自給由是  
翁姑以老壽終一子亦成立年六十二歲卒  
前令朱以節孝  
兩全旌其門

### 溫含璞妻宋氏

氏太平里人十八歲適含璞年僅二十有四  
而含璞亡遺孤周泰甫二歲氏守貞育子弗  
貳其操鄉里賢之其後周泰又夭亡妻王氏  
年亦僅二十有五生一子方在襁褓而一股  
又拘攣不伸亦能與姑合志守節爲鄉里所  
重前令張以雙節扁其門今宋已故而王尙  
存故王不特書  
而附於宋云

### 袁福妻楊氏

氏道安里人年十七適福踰二年生一子仕  
成又四年福病亡氏年始二十三家故貧鄉  
黨皆爲氏危之氏茹荼守志五十年如一  
日年七十餘而卒前令朱給扁旌其門

### 魏儀一妻王氏聲一繼室王氏

氏渭曲里人年十七歸儀一越五年儀一亡  
遺孤妻時在襁褓親黨皆慮氏年甚少恐其  
意移氏甘心守志竟能育子於成前令朱以  
水霜勵志旌其門後儀一同胞兄聲一繼室  
王氏亦年二十五而寡至今守節不二  
學院進公給扁旌其門論者謂爲雙節合璧  
一門二烈女云

### 侯耀妻鄧氏

氏東鄉焦楊村人年及笄歸耀年二十八耀以微故自縊死二孤執信執躬俱未脫襁褓氏誓不他適竟能育二子成立前令張給偏旌其門

### 李夢麟妻王氏

氏花原里人年十九歸夢麟踰五年夢麟亡遺子方在襁褓氏矢志撫孤辛勤四十餘年年六十五歲卒

### 趙純嘏妻閻氏

氏助河村人年及笄適純嘏生二子穠及穰而純嘏以疾亡當是時氏年僅二十二氏自恨欲以身殉夫念子無有以養也乃茹荼育二子於成後以老壽終數十年冰霜之操鄉



里嘆爲  
僅事云

### 烈婦

## 屈崇山妻劉氏

氏北鄉李伯村人適崇山時姑已寡未幾崇山死氏子女無出姑憐其少欲嫁之氏曰如婦嫁姑誰與養遂守志養姑及三十年大荒生路窮絕姑泣謂氏曰我死自其分汝嫁尚可生也氏泣對曰姑死婦亦何忍獨生死則同死一處耳及後饑益甚姑奄奄將斃適長安旗人買婦女於其鄉生計無出者多賣身旗人姑呼謂氏曰我死在旦夕汝亦何爲同死於無益現今旗人至此買婦汝賣身汝可活我亦尚可偷活旦夕耳奚爲自執前見言

訖哽咽不能語氏初猶執前見見姑意甚迫  
躊躇久之應姑曰如姑命臨出門氏乃以旗  
丁所交銀錢審實付姑手哽咽謂姑曰婦不  
能侍姑矣銀錢須善用以俟豐登乃號泣呼  
天上馬隨旗人及同買者入省中及暮抵旗  
人家旗人家見氏有色皆喜慶比初夕鄰人  
多携酒殺來賀正當喧囂歌呼時氏則乘隙  
入厠自縊矣久之家人眼尋至厠則見氏已  
縊死梁間於是賀者嗟異不已旗人大恨遂  
碎其尸數段裹以敗草委諸溝壑一時傳爲  
異事不數日聲聞本鄉本鄉人始知氏之初  
不欲嫁者其本心後之賣身旗人者爲活姑  
也故鄉人士至今道婦  
行皆以爲節孝雙全云

### 新奉

旌表節烈

孝義王忻妻李氏

文義里孝義民王忻妻李氏太平里李培相之女年十四歸忻克相夫子以孝友義行恩推鄉里年三十忻亡氏撫十歲孤心敬以母代父一言一動無非期以古聖賢成法初不一念及於榮利亦初不以一子寬假當忻老亡也未幾仲兄慇亦逝所遺二孤尚幼于志敬氏則悉意教養與所生無異晚年闔門五十口雍睦整肅為闔郡之冠當世賢人君子無不知有鄆邑王賢母者蓋教子範家求之載籍中名賢未多見焉雍正二年當傳者上

其懿行奉

旨建坊入祠云

旨  
人物

生員陳調元妻王氏

義官瑄女九歲喪母泣血食素者三年及事繼母仍以孝聞年十六歸調元未及夫故撫六月遣孤誓以死守值明季歲荒盜起氏則出其餘資往往全活宗親饑掠之倫迨逆闖僭號其子為怨家所搆禍且不測氏粥高產贖還教以耕讀相資其後子列成均孫捷南宮皆至成立卒年七十有五十年苦節如一日雍正五年闈庠公舉貞節六年二月奉坊于門主人節義祠歲時有司奉祀

昌建坊

王模妻戴氏

渭曲里戴操之女年十六歸模經八年模亡生一子方在哺乳當是時氏年始二十

旨建坊入

三也親族咸為氏危之氏則矢志靡他上事  
舅姑以禮送終下育弱孤竟底於成冰清玉  
潔之操五十三年如一日卒年七十有六葬  
正七年闔鄉公舉貞節奉

### 王收妻戴氏

渭曲里戴文之女年一十四歲于康熙五年  
適王收能承順夫志克殫婦職年二十八而  
收亡生一子大勇氏茹荼鞠育卒之育子十  
成又氏故家貧自收歿后始以勤儉稍能自  
立氏則見夫姪大聰尤赤貧無生計可資也  
乃亦收畱同居育為已子逮大聰年長則為  
之娶妻仍分已產而給之守節五十年年  
七十九歲而卒雍正七年當事者採其行題

請建坊祀祠一宗二節俱出戴女  
論者以爲王氏之盛戴氏之榮云

### 牛養心妻高氏

蓋厓臨川里高三仰之女年十五適養心十  
九生子壘二二歲而養心亡當養心之病  
亟也以撫孤諄切相囑氏卽對養心以死自  
誓自是遂茹荼守志晝夜辛勤逮壘長而爲  
之娶妻方生一子騰雲甫及五月而壘夫婦  
亦竟一時同夭氏仍百計哺乳騰雲今騰雲  
年且二十三歲娶有婦而氏年則六十有五  
已荷 聖恩救贈建坊入祠云

### 劉創業妻王氏

中原里王自諫女年十六適孝義里劉創業  
未一年創業身故畱有三月遺腹逮七月后

始生男匏聲甫出月創業父母則具酒哺奉  
至親數人同赴其父母之家跪而懇曰今愛  
年太少不敢強其守節但得養育此遺腹稍  
能飲食卽劉氏一脉畱于令愛矣言畢大哭  
不已氏直前慟哭曰公公婆婆無慮兒萬不  
爲此禽獸之爲也自是悉心育孤或有言及  
處勢之難挑之改適者氏輒正色拒之早夜  
辛苦上養舅姑皆壽八十五歲至忘其子之  
早逝下育匏聲娶妻生子亦且生孫生有曾  
孫成一家茂盛之丁而氏亦享年七十四歲  
高壽而守節者至五十四年蓋苦節而奇節  
也雍正七年鄉里高其行公舉奇節奏入  
恩賜建坊  
入祠云

奉

旌表烈婦

楊孟弼妻李氏

氏長安縣人適孟弼生有二子而孟弼亡與孟弼再從弟孟重比鄰而居一日孟重執鹵器夜入其家威逼奸淫氏誓死不從孟重遂挺殺之而擲諸井中邑大夫審得其情廼以獄情上請蒙 部覆 恩賜旌門入祠云

方題尙待旌典一人

李哲妻張氏

氏長安縣人年十七適哲二十四歲生子國廉二十七歲而哲亡當是時哲兄弟析產已久所得小房僅二間薄田僅五畝其父母兄弟皆為氏危之屢導之改適氏則堅志不從



厥後薄田亦毀於荒年終歲衣食之資惟國  
廉負薪于山氏晝夜紡績而已今氏年已六  
十有五國廉四十餘歲至不能娶一妻母子  
煢煢相依為命如此者三十八年蓋閭閻婦  
女之酷貧而苦節者也當事採  
其行已入通志且待題旌云

### 新增入通志節婦

以家貧年少無子者前  
列家貧年少有子者

之稍有衣食而子  
稍長者又次之

### 溫歲妻姬氏

氏太平里姬繼祖之女年十四適歲十九而  
歲喪家素貧又子女無出其母家屢勸之改  
適氏終不從厥後其姑自念身老恐身歿我  
無以為倚亦憐而謂氏曰守節自美事但我

身老如死爾將何倚氏泣對曰如姑百歲後  
婦倘無依死則願爲溫氏鬼耳實恥以身再  
辱他人也其姑不得已乃議取其長兄蘭之  
次子乃輯爲嗣氏則辛勤撫養性命與之相  
連及乃輯成童氏身無完衣而晝夜紡績爲  
給從師受學之費今年六十餘歲守節四十  
餘年聞者人人敬慕其志操之卓  
越雍正七年闔里公舉苦節在案

### 生員陳夏聲妻傅氏

氏太平里傅子常之女年二十適夏聲子女  
無出而夏聲頓以病亡臨訣夏聲謂之曰無  
子守節爲難聽從苦志氏誓以死守卒之自  
踐其言今已五十六歲守苦節者三十五年  
鄉里公舉  
苦節在案

郭奮勉妻王氏

氏新陽里王愈培女年十六歸奮勉及年十八而奮勉頓以疾亡當是時也上有雙親下畱數月遺腹鄉里皆爲氏危氏則志如金石孝養舅姑以禮送終鞠育遺孤克底于成今已守節五十九年年七十有四鄉里公舉貞節在案

張岸妻陳氏

氏安太里陳珽之女年二十七而岸亡遺孤尚在襁褓兼之舅姑已老舊產蕭條人人爲氏危之氏則矢志不移朝夕紡績上養舅姑下撫遺孤如是者三十一年年五十七歲而歿鄉里公舉苦節在案

郭綉妻楊氏

氏漢泉里楊義太之女年二十七歲綉亡氏志矢柏舟茹荼守節今歷時已四十四年堅貞之操鄉閭共推雍正八年闔鄉公舉貞節在案

溫周孝妻高氏

氏安太里高政女年十九而夫亡遺孤祥生年甫二歲又家計素窘旁無強輔氏矢志守貞確乎不移今年五十一歲守節已三十二年闔里公舉貞操在案

石元度妻吳氏

氏新陽里吳銓之女年二十五歲而元度身亡上有孀姑下遺幼子兼之生業素薄給用

為難氏則蚤夜辛勤之死靡他當其歲屆大  
荒至于親身灌漑而氏終無他志今守節已  
四十五年年年六十九歲  
闔里公舉貞操在案

### 司琮妻蕭氏

氏花原里蕭玉之女年十有四歸琮年二十  
四歲生一子甫踰一年而琮頓以疾亡當是  
時也舅姑雙亡琮兄弟亦已析產而分產殊  
不足以給朝夕親族關心者多勸之改適氏  
卒不為動守貞撫子今歷三十五年鄉里公  
舉苦節在案蓋諸貞媛之最難為者也

### 騫炯斗妻劉氏

氏新陽里劉永濟女年十七歸炯斗二十四  
而炯斗以疾亡遺腹子察倫尚未及生氏矢

志不移卒之育察倫于有成今年七十六  
歲守節者五十四年闔里公舉苦節在案

### 王若堯妻孫氏

氏花原里孫光照女年二十八歲若堯死遺  
有一子其兄憐其少勸其改適氏以頭觸柱  
誓死不從其後兩經荒年饑寒切膚而終無  
變志卒能全其始志今年七十有五守節四  
十三年闔里公  
舉苦節在案

### 生員李鵬妻騫氏

氏花原里騫高飛之女年十七歸鵬生有一  
子及年二十四歲鵬以疾亡守貞育子凡四  
十四年今六十有八  
闔鄉公舉貞節在案

生員魏祭妻張氏

氏安太里生員張生辰女年十有八歸祭生  
有一子年二十四而祭亡氏甘心守志確乎  
不移歷時凡三十三年卒之育子于成  
歿年五十七歲鄉里保舉貞撫在案

新增採入通志烈婦

王可吉妻王氏

氏中原里王所訓之女年十五歲適可吉二  
十六歲而可吉亡僅生一子方周歲氏卽欲  
以死殉因親族勸其撫孤爲重遂茹荼育子  
未幾其孤亦殤氏乃於服滿日祭夫畢閉戶  
而縊闔鄉高其行  
公舉奇節在案

未入通志

曹倫妻楊氏

氏美泉里楊若蔚之女年十六適倫年二十  
六歲而寡生有二子一八歲一三歲而家無  
尺寸之產兼饑荒相繼嘗日不再食冬無重  
衣鄉里皆謂氏勢難守志且或有勸之改適  
圖全生者氏矢志靡他朝夕紡績以養二子  
卒之育二子于有成今四十餘年氏年已六  
十七歲蓋節  
之最苦者歟

李培英妻張氏

氏咸寧縣知府張文謨女年十七適培  
英年二十二歲而寡遺子二而翁姑在堂氏



仰事翁姑俯育二子  
苦節四十二年而卒

### 曹敬昇繼妻王氏

氏安大里王永熙女年十八歲歸敬昇敬昇  
前妻生有一子一女越數年氏亦生有子女  
而氏視前妻子女則無異所生及氏年二十  
八歲而敬昇死當是時也家無生產而老姑  
尚在堂四子女幼弱待哺又值年歲凶荒人  
皆爲氏懼于難終其志氏則百計艱難送終  
老姑養育四子女于有成  
守節凡二十九年而卒

### 王邁妻汪氏

氏里汪之女年十九歸邁子女未生  
而邁選拔後未久卽死父母在堂氏則矢志

守節上事舅姑下撫堂姪又振以繼邁嗣卒  
之以禮送終舅姑育又振于有成年六十有  
五而  
卒

### 陳我愈妻王氏

氏王女年十而適我愈生有一子而  
我愈卒時則舅姑在堂孤子方弱氏甘心守  
節上事舅姑下撫幼子逮后姑亦前卒舅年  
益老氏則調劑飲食定省起居備盡其心又  
我愈弟我慮妻崔氏亦能守志氏則視  
遇甚厚一如同胞鄉黨又以為難云

### 陳玠妻焦氏

氏本縣中原里進士焦桐女年十六歸玠生  
有二子而玠卒時則氏年甚少卒能自守其

志上事舅姑下撫二子  
于有成年逾六十而卒

### 孫詔妻譚氏

氏本縣仁和里譚易教長女年十七適詔未  
逾年詔以疾夭死時則畱有遺腹甫及三月  
又家故貧無資生產業而氏年且太少鄰里  
幸爲氏危以爲勢難終操逮及期生男紹裔  
氏則誓不二操忍死撫孤今孤年且三十一  
歲娶妻生子氏年已四十有七計冰霜之操  
已歷三十一年  
蓋節之最苦者

學  
鼎  
直  
行  
一  
城

卷  
之  
四

流寓

張正

蒲城人年二十餘以家貧廢學鬻紙蓋屋時  
 二曲先生倡明正學正聞而慕之乃北面受  
 業焉後因與豐川往還移家鄆縣占籍於秦  
 渡里之五甲居焉正之居秦渡也長日雖居  
 肆資生而往往手不釋卷為人端方正直植  
 密雅重邑人士多愛而敬之晚年迺手錄其  
 自得語為就正錄藏於家一子慎儀  
 以鄆籍中已酉賢書故今為鄆人云

皇  
上  
之  
德  
如  
日  
之  
光

皇  
上  
之  
德

皇  
上  
之  
德  
如  
日  
之  
光  
照  
萬  
物  
無  
不  
咸  
宜  
皇  
上  
之  
德  
如  
日  
之  
光  
照  
萬  
物  
無  
不  
咸  
宜



郭縣重續志卷之五

三韓魯一佐纂輯

新增

藝文

文集

豐川集

王心敬著凡一十六種易說十卷江漢書院講義十卷正編二十八卷續編二十三卷外編六卷以上五種已刻尚書質疑二十四卷詩經說三十卷禮記纂二十四卷春秋原經

四十卷又續集五十卷詩草十二卷關學彙  
編十二卷文獻攬要十二卷歷年四卷洗冤  
錄三卷南行述四卷宋禮亭餘編四卷以  
上十一種脫稿未梓

詩詞

鄂人王明府十洲酒間述漢陵高冠潭古

淙之勝因賦二絕句 王士禛蘇軾胡新

百里皆修竹陰森入漢陂朝朝看紫閣倒影散

鳧鷖一

我愛高冠潭君家古潭上秦嶺微雨來瀑流懸

百丈二

草堂烟霧

李因篤

萬古風人地南通尺五天霏霏烟雨色獨傍

城懸

春日道經潯水西

李因篤



漫道桃源路不通清溪迢遞瑞雲紅鳥啼流水落花外人在春風舞雪中

同豐川先生自二曲歸鄠縣兩度溪澗遙

見三閣馬上口占請教張開宗

歸來二曲已塵清並馬垂鞭眼倍明三閣雲開

偏有色兩川水釋欲無聲春從凍竹寒梅放人

傍光風霽月行朱陸落難曾剖破廿年久矣厭

時名

漢陂杜工部祠

前人

夔州而後筆如神天寶之前泛此津忠憤一腔

洩筆底先生原不是詩人

題漢陂空翠堂

馮堊太原人

稻花漠漠野田平煙樹無人水磨聲莫憶牙檣

載歌舞而今贏得一渠清

過二曲書院

張鼎望人滎陽

令甲重帖括紛紛滿學校詞章亦春華罕能識

藝文

大道二曲挺哲人抗懷濂洛與躬耕將老母不  
赴鳳凰詔及門得豐川步趨實相效忠信而恭  
儉德尤著於孝蔚然紫荆樹芬芳倚家廟繩黠  
見璠璣箕裘皆克肖曩承先師訓欲廣鄰封教  
仰止築行窩何必身親到軒盈仗茅茨出郭絕  
喧噪前對終南峰頗隨仁者樂我來值淡秋原  
野恣遊眺升堂愧斯文卽事多輕蹶是時霜漸  
蕭枯葉紅如燒蘆花迤釣磯却憶孫登嘯意氣  
最難投宇宙貴同調當路式公廡標題頓炫耀  
狂簡各異流豈在錙銖較攻玉取他山鴛駘切  
末照安入芝蘭室豆觴敦永好鍾期志想像幸  
解伯牙操名理燦遺編虛心撲至要披衣聽曉  
禽明月俄臨嶠聯帶賴指迷擬窮泉石妙豐水  
與鑄京所過淹憑弔那知稻田際別構轉幽峭  
拭目講筵開章縫周四隩願假鷓鴣枝裏種養  
吾浩會依數仞精六藝務淡走

程明道夫子手植雙槐  
前  
人  
請簿符來山水鄉  
雙栽玉樹縣衙旁  
曲盤龍體斜侵地  
亂發蚪枝半過牆  
道氣相涵延歲月  
神明護飽風霜  
堅貞直比尼山檜  
蔽芾還同南國棠

過漢陂空翠堂有懷子美先生

前  
人

遺構蒼茫有鄒西  
停鞭徒倚草萋萋  
潺湲溝水衝新磴  
崩劣南山俯舊堤  
綠管欵成林鳥哢  
波濤盡作稻田畦  
許身稷契昭千古  
臨汎風流湖不迷

同豐川先生雨後登滂濱白公臺

王承烈  
涇陽人

霽後溪臺迥登時  
杖履間紅淡雲峰  
日綠滿草肥山新  
建功原耕宜尼轍  
亦環滄淵如便老大  
業竟誰攀

登鄆縣城南樓春望呈豐川隱君

金廷襄知縣廣寧人

宰落帶三秦憑高四望春山河留太古草木應  
時新地沃桑麻滿風和俗尚淳撫躬慚循吏辜  
負向來人

萬壽大赦

欽差致祭周文武成康四王

陵寢文廟職在封守恭隨 天使祭告  
途中記事一律請正豐川隱君

朱文卿知縣懷來人

萬壽無疆日 皇仁大沛時  
有餘恩 天使叩君命小臣肅漢儀  
周王神聽 遷八百復今茲

子房莊

張世勳知縣

裂石穿雲到上房  
聲漸流水野花香樓臺烟霧  
諸天近竹木陰森夏日長  
古砌藤梢開鳥語青  
蹊稻隴布秧秧功成辟穀歸何處  
剩有山莊號

子房

遊漢陂

吳廷芝

知縣永

岑家兄弟泛舟時與會攸同景物移曲引一泓  
新陂水斜穿千畝綠筠枝南山入座爭靈秀紫  
閣流霞映陸離不是杜亭官况冷容予樽酒讀  
殘碑

雨後陪并翁明府飲大觀樓

趙瑞鳳翔

突兀層樓聳碧空登臨極目送長虹終南黛色  
渾增秀渭水晴光乍欲融肅肅哀鴻悲赤子芄  
芄黍雨仗郇公揮杯不覺夕陽近一任斜暉送  
晚紅

題子房莊

前人

借箸勲名翊漢深功成何事入山林舊讐已報  
新難事留得全身臥碧岑

秋夜華陽觀

魏震一邑人

秋風清秋月明秋山處處白雲橫與君盡醉東  
山下臥聽西山玉笛聲

婁敬庵懷古

賀席珍邑人

建信人中傑雲龍會洛京定都開漢業料敵諳  
兵情聖作歌風起臣良著績宏分茅誓帶礪裂  
土比商嬰忽動拂衣興遂捐繫肘榮幽巖連雪  
臥曲澗踏雲行託契赤松秘借研柱史精仙丘  
遺廟古紺殿豐碑橫老柏含風翠丹青映日明  
歲時長俎豆丰骨俱虛清豪傑真知止達人善  
戒盈從遊心所願何日是功成

牛首山懷古

傅龍標桐城人

扶筇躡步登牛首周秦漢唐一培塿我欲憑高  
一問之古今變幻直蒼狗憶昔周家初建基伐  
崇作邑卜於茲辟離鐘鼓靈臺地正是鎬京文  
物貯黍離歌後王業寢何人竟敢取九鼎阿房  
高壓渭川濱西亘咸陽東繡嶺楚人一炬三月

紅烈焰燭飛入上林宮泗上亭長三尺劍手逐秦  
鹿都關中關中從此多興築別館離宮三十六  
射熊較獵長楊間天馬西來食苜蓿至今名勝  
已多湮彷彿高低麥菜田往往遊人尋古蹟幸  
而父老尚能言惟有詩人名不朽漢陂有魚峯  
家酒公今一去已千年陂上有祠屬杜某吁嗟  
乎南山高亘日蒼蒼東流渭水時泱泱子房莊  
前明月照婁敬庵傍古道長獨得主簿雙槐樹  
風雨年年自徜徉

宋程明道先生手植雙槐

前人

天矯虬龍夾道眠神靈呵護至今傳霜皮幾歷  
千年雪翠色曾飡四代烟化雨優霑生意足春  
風披拂老枝妍欲知夫子甘棠澤兩樹青青蔭  
縣前

潑水春漲

前人

雨後新晴傾萬壑西郊南望亘無垠落花片片

隨波下新燕雙雙逐浪頻隔岬無橋堪覓酒披  
蓑何處可垂綸桃源便在南山裏欲棹漁舟去  
問津

淨土禪宗

前人

杖屨帶得一枝春羅什東來蹟有因無事移根  
葱嶺外自然挺秀白雲津歷來海宇無多本七  
易原身仍一真樹以土名總是淨禪家妙諦此  
中尋

亭竹四章章六句四言

王心敬邑人

亭亭修竹春筍叢生英英君子厥志惟弘惟弘  
伊何如此春榮

亭亭修竹夏葉舒秀翼翼君子厥容惟褻惟褻  
伊何如此夏茂

亭亭修竹秋實結纓肅肅君子德惟其精惟精  
伊何如此秋成



亭亭修竹冬榦凌霜凝凝君子黠然日章黠然  
伊何如此冬藏

祝友四章章四句

祝友求益也

前人

蔚破南山豐草鹿遊念我非君勸善其疇  
西彼渭水洪波穢流念我非君規過何求  
我友敬矣予心油油我友怠矣予心幽幽  
揚揚予心惶惶我愁我愁云何歲華伊秋

乾乾君子

前人

龍德出地利見大人本自初潛學問寬仁  
亦既乾乾成德為程無名奚損有譽奚榮  
可潛斯止可見斯行進德修業及時為情  
善世不伐德博而化是謂中正其人斯大  
示兒四章一二章六句三四章四句

前人

古之君子學以為己今之君子學以為人同此

藝文

人已義利攸分

古之君子仕以為人今之君手仕以為己同此

人已公私頓異

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出則建勳處則深造

余生漫浪抱歎良淡汝曹他日忍感親心

太平山房感興五言古

前人

坐久林風發翩翩吹予袂悠然有會心乃在東

山際陟岫望鄒魯渺渺目難繼豈必道遠長哲

人蚤已憇徘徊岐路側日午陰未霽浩歌淚盈

把寸心將何寄歸來濯玉女岵岵天空白日麗

自警兼示從弟

前人

羣生寶一世豈不在百年百年正復幾過眼春

華前所珍最靈人寧惟癡癡焉甘食嗜衣處而

足配地天宅心仁為貴制事義所先性以誠而

盡德惟敬乃全大禹惜寸陰聖人且尚然何況

我下七反時務勉旃

賦得菱葉荷花淨如拭

前人

雨霽青山新策杖臨西渚濯濯菱荷顏花葉嬌  
欲語菱葉顏不禁荷花豔愈吐對菱我心深觀  
荷幾忘暑得非塵外物又復經積雨嗟哉男子  
身清操友千古苟然不自玉身名同朽腐我賦  
菱葉歌我歌荷花滸一歌再三歌聽之歌聲苦

郊行

前人

雨餘扶病出策杖到郊亭原野融融綠天日朗  
朗明千山翠如洗西川淨且滌黃鳥從東來嘹  
唳兩三聲舉頭盼黃鳥勃勃動我情將非節序  
迅四運不可停而我日斯邁而我月斯征眼看  
四十近柰何學無成

種松

前人

生平愛青松欲覓無由栽歲月閱二紀買得此  
竹回為擇芳園植憐珍同嬰孩顧此眇眇質豈  
易排風雷矧予雙蓬鬢白髮日漸催何能待干

藝文

七

歲坐見聳徂徠殫茲栽培意後代遺良材

春雨新晴偶步南郊倏見山川草木欣欣

向榮悠然如遊太古不覺感而成吟

前人

杖策出南郊雨過春無私南山碧若沐悠然意  
領之黃鳥過我前偏若與我期交交聲倍切切  
切豁幽思澗草山前木生意各自知半生勤誦  
讀慨然慕皇義孰知三季後正有皇義時

和岫庵令君秋雨索和

前人

寒露迓重陽千山滋秋色夜裏新雨過天地塵  
如滌穀熟策塲圃端不藉溝洫萬寶既告成二  
麥復種植白叟與黃童歡頌令君力侯曰余何  
有願竭小臣職

尋山

前人

秋山本可愛經雨倍潔妍山容與山骨朗朗怡  
心顏有時倚松望不知松影翻有時對山門渾

忘人在還夜來交寒露露滋若更鮮扶筇出西  
林攜孫防岩巔千峰如螺髻無不翠連天心目  
益澄爽遂忘暑已偏童孫苦久饑三至裾予牽  
徑轉輒回顧戀戀不能竭及乎過溪水還愛水  
清連

秋溪峯紫

前

八

季夏來紫閣三峯蒼而青心疑紫閣號特自標  
佳聲一自中秋雨連綿五宵傾乍晴登前蜀山  
容頓爾更翠嶽羣峯上紫英處處橫更若秋霜  
落紫豔當充盈乃知終南誌紫閣非浪名以此  
念天台原自有赤城以此念帝居紫霄定紫形  
還念赤松子應練丹心成向時張子房從遊感  
至精茲余抱區區自應通赤誠

秋逼重陽再攜童孫登紫閣西峯直造峯

巔

前

人

西山多竹木烟嵐倍鬱蒸秋葉知霜近黃紫趁

系重寶末

卷之五

藝文

八

節增爲呼諸童孫及時重一登攀緣更攀緣出  
昨更幾層連天纍纍者轉若俯岡陵乾坤渾一  
氣萬里無垣墜但見山與河如帶如畦稜乃知  
前見眇祇爲登因仍爲學正如此日進識日升  
登峯而造極始信大道弘吁嗟吾老矣小子尚  
超乘

感興

前人

行路莫行露露行霑人衣學道莫爲名爲名道  
心漓至矣大成聖絕四而無知賢哉子淵氏屢  
空其庶幾心襟光霽月江漢濯靈姿顧予一羣  
力敢言泛溟池所嗟多岐道舍此更焉師

澧之山答友人七言古

前人

澧之山雲飛揚豐之壤厥田良而山望雲築圃  
塲春稻剝棗供高堂供我高堂壽而康無不足  
兮奚所望一  
豐之水流悠揚豐之俗貽周王南鄰北舍無暴

戕友助親睦美意長美意長兮子孫良無不足  
兮奚所望二

澧之山雲飛揚澧之水流悠揚結茅臨水對山  
崗合志同方誦虞唐彈琴學道樂無疆無不足

今奚所望三

河嶽篇

綱岳自陟巒然明師前

人

華嶽諸峯欲際天南峯更與天相連鴻鈞生人  
靈莫前高標可讓華峯偏吁嗟乎鴻鈞生人靈  
莫前高標可讓華峯偏

黃河水自塞西來不到東溟不肯回惟人性貴  
配三才勇決可讓水堅哉吁嗟乎惟人性貴配  
三才勇決可讓水堅哉

素懷

前  
人

魚鰕欣滄海禽鳥欣園林麋鹿欣豐草草木欣  
陽春堯舜之世我所欣唐虞之治我所欣我願  
諸公治堯舜我願長為唐虞民

山齋獨坐 五言絕

前人

山人無一事獨坐春風和  
况復柴門外青山綠水多

山居

前人

朝灌籬畔松暮上白雲道  
凌風嘯白雲明月滿懷抱

松風靜夜涼明月三秋炯  
為愛風月好不知淡夜令

答友問山居

前人

生長太平下莊傍太平阿  
出耕太平田入唱太平歌  
太平在紫閣西予莊在焉一

山田餘百畝殘卷足三車  
父子耕耘罷高論千古書

古書二

擇筭供孀母烹葵食諸季  
稻成春酒熟堂上斑衣戲

衣戲三

晴共鄰兒耕雨共鄰叟話  
秋成樂蜡賽共頌



皇恩大 四

莫怪儂甘隱天生賦分閑  
廟堂盈稷契巢由合  
在山 五

春雨新霽西郊偶步有懷二曲夫子

前人

西郊艷桃柳南山呈翠微  
欲將此意獻二曲春  
多時

紫閣蒼松

前人

千尋澗底松經歷冰霜飽  
本從山裏生還向山  
中老 一

歷落千雲漢迢遙傲雪霜  
育就千尋榦荒山挺  
棟梁 二

清風梳鳳尾仙液溢靈根  
溪巖饒日月幽澗自  
乾坤 三

蒼蒼顏不改落落意長閑  
從今歷歲月知更幾  
多年 四

紫閣禪房漫興

前人

時時溪繞寺在在樹連天終南雲萬疊盡在石樓前一

奇樹多難識珍禽不辨名幽花與異草隨意階前榮二

紺殿依松岑清溪傍竹林禪房客到少應爲白雲深三

碧竹高而翠清溪曲且幽堂前老木槿朝暮自開收四

新月如秋月蒼松似畫松爲憐松月好坐嘯碧雲峯五

高閣臨谷口清風盡日涼北窗不待臥然後到羲皇六

山靜暑無侵炎氛驅已滅清冷簷下水况復沁人心七

雨霽山光新秋清更少塵夜來松際月七倍最

宜人八

松月為我照松風為我吟風清清我骨月朗  
予心九

簷前竹碧翠塔下水清淵青山處處好坐對  
忘言十

久塵

山中想今來心乃慰不用急還家此間有  
別味十一

已向

山中老猶思老此山不知幾歲月造物  
容閒十二

萬井

山門閒眺

前人

清如畫千山抱似屏白雲與碧樹盡契幽  
人情一

對水

翫清漣登山眺遠天晨宵教讀外身世兩  
悠然二

萬壑

添溪涼千峯信雨封山中無一事默爾對  
寒松三

寒松

林間

前 人

莫問林間事林間事事閑每逢新雨霽獨喜對

南山 一

莫問林間事林間不浪遊每逢讀易罷倚杖玩

溪流 二

莫問林間事喜憂不浪來時花或到眼亦自笑

顏開 三

莫問林間事時時杜德機魚任淵中躍鳥憑天

上飛 四

山居 六言絕

前 人

紫閣山中處士白雲淡處人家凭枕臥看旭日

倚松坐嘯流霞 一

連壑萬竿碧竹綠溪千樹紅桃穉下能通奇字

山妻亦解羲爻 二

雷雨一天蝶夢雲霄萬里鴻毛猷猷虞唐可樂

山林胡不囂囂 三

靜坐山猿獻果讀書湛毋添燈真覺常通晝夜  
清修直貫幽明四

風月一任吟弄雲霞坐待卷舒四時變化巖穴  
百鳥笙歌茅廬五

守水龍吟雲起看山虎嘯風生結契惟巢許侶  
寄懷係義皇情六

燒樺夜觀周易臨崗晝對晴空知覺見聞消盡  
魑魅魍魎潛蹤七

書齋

前人

竹裏有亭最古池邊無草不幽架上經書萬卷

心頭懷抱千秋

臘中

前人

雪裏寒梅漸綻臘中春酒浸香六十相將又到  
空隣兩鬢徒蒼

紫閣禪院

奇峰直入雲際紺殿盡依峯巒廊外流渠走水

階前翠柏蒼杉一

溪邊綠竹偏碧松下秋風倍清岩巉翠嶺雲臥

嘹唳澄潭鶴鳴二

溪谷應聲若響秋林寒露如冬雨後紫峯偏艷

雪中紅葉倍濃三

峯嶺哉山之貌清幽者寺之容石室長無客到

山門時有雲封四

下界村莊歷歷上方殿閣迢迢每登石樓遠望

恍如身置雲霄五

福地山谿偏別仙源風物不羣竹裏時鳴異鳥

峯頭每現卿雲六

題春林高隱圖

前人

春逕曲環碧水茅簷直對青山惟有春林啼鳥

幽人一破高眠

秋望終南七言絕

前人

萬仞蒼巖接碧空寒山影裏見寒松山人不是

紅塵客擬住白雲第一峯

閑身

前 人

春風南澗時尋勝夏日北窗不到塵莫笑山人  
閑太甚人間能得幾閑身

山齋春事

前 人

夜雨新晴曉露寒南軒春睡對晴巒呼兒莫去  
窻前草生意油油正好看一  
綿綿細雨暗長空一卷初終河上翁春到人關  
知幾許隔簾早見海棠紅二

歸自華陽峪

前 人

蒼松古殿細流分為愛華陽臥白雲夢裏渾忘  
身是客玉臺高迓紫元君一  
春山惠日倍戀羣並馬悠悠日又曛昨夜華陽  
雲裏臥回頭還愛華陽雲二

春郊

前 人

平原芳草正菲菲楊柳春深黃鳥飛凌風沽酒

林間醉不覺飛花落滿衣

讀前志節義名臣傳

前人

時賢機智非真智真武愚忠是實忠留得丹心

昭日月憑將七尺付鴻蒙

太平峪訪山人不遇

前人

徑轉峯回路漸平柴門澗處竹陰清仙翁採藥

知何處留得閑雲管送迎

春日雨霽板友登眺靈臺靈洛竊見文聖

遺蹟而無一畝之宮一榻之石生其地

者滋之愧矣憑弔移時慨乎情愴

前人

歷盡阿房與建章秦宮漢苑等銷茫靈臺只以

留仁主留得澧涯共水長一

細嶺迢迢西到遙靈臺躡趾畧加高端知聖后

惜民力堪察雲物不外勞二

靈臺經始自民成力自吾民反詫靈卽今閱歷



三千載遡風猶見子來情三  
波平沼澗莽荒田魚躍鹿遊不記年白鳥猶如  
戀聖澤一回飛去一回旋四  
長灘只以注秋淋不似昆明水到今始信先王  
不且智因川爲下不加淡五

白沙草堂

前人

草堂堂外水潌澗地僻竹深客罕來最是春風  
饒逸與碧桃早遣向窻開一  
雨霽衡門容策杖霜清布被渾忘寒無事睡餘  
觀遊水有時興到對青山二  
讀書字字親千古評史人人信萬年寒暑全成  
活造化乾坤雅供好山川三  
與來也飲淵明酒詩就還憐康節在清夢少時  
羞五霸癡情老至旨三皇四  
夏日煌煌融暢體春風落落披和襟雪連冬至  
資瑩魄月到中秋爲印心五

兩間幹濟人猶我七十翫  
麟狷半狂磊磊一身  
公宇宙雍雍四海付陶唐  
六

山中雨後

前人

白雲迢遞鎖禪扉  
夜雨新經客到稀  
林葉已紅秋色老  
三邊征戍望寒衣

冬至五言律

前人

節氣時終始陰陽歲短長  
誰能窮造化只合印  
行藏觀復天心見體乾  
君子強文周闡易要圖  
象付羲皇

紫閣禪院卽事

前人

紫閣山頭寺終南第一峯  
千岩輝白日萬仞入  
青松精舍憑雲宿石床  
任蘚封逍遙赤松子  
幽  
嘉每相從

夏雨新霽晨過山寺

前人

朝霽趁清涼  
支筇造上方  
山門射旭日  
蹬道護  
新篁寂歷雙廊靜  
氤氳梵誦長  
初心會淨土不

覺到羲皇一

自得山中意，渾忘山氣寒。有時松下臥，或向巖頭看。猿嘯籬邊樹，鹿鳴窻外巒。由來聞見盡，麈尾任相干。二

紫閣禪院秋夜

前人

竹露蕭蕭落，佛燈炯炯垂。松梢懸北斗，嶺外炳南箕。鵲嘯林中樹，鷄鳴廊下籬。山人踵息好，穩睡似希夷。

子房山莊卽事

前人

此地舊仙壇，秋淡萬樹丹。每行清水曲，輒愛紫山顏。側栢充朝飲，綠芋代晚粢。老來揀擇盡，無地不身安。

白沙別墅漫興

前人

漫道山鄉鄙，山鄉野味長。春風楊柳舊，秋水葦葭蒼。况有泉經戶，兼饒竹代廊。終南清萬仞，壁立對吾莊。

冬夜

前 人

月炯天光白霜淡夜氣嚴兒童猶誦讀爐火半  
紅熿心與身雙寂迂同病雨兼山林吾分定敢  
謂擬龍潛

與復庵雨後登白公臺言志 前 人

臺迥俯清流風輕泛白鷗遠山連野翠仙梵入

聞幽臺臨與此日杯堪把當年願盡休行藏君

莫問吾意老滄洲

秋夜二首

前 人

秋山沉暮峯秋水冷溪淙如何禪久謝尚自聞

寒蛩滴瀝松梢露依稀山寺鐘蒲團通夕坐歷

歲不曾慵

炯炯秋宵霽蕭蕭露氣涼有時或面壁無夜不

焚香偃仰匡床足絃歌點與長行藏吾分定奚

惜二毛蒼

春雨後承諸子相扳登白公臺

夜雨歸天際登臺仗故人  
千山疑頓碧萬里迴  
無塵稷契盈廊廟情懷  
值暮春惟應同白鶴凌  
厲水雲淡

豐野郊居

前人

地僻人來少身閑戶閉多  
安仁如敦玉養勇鄙  
憑河最愛凌霜菊時爲對月歌  
不知秋事晚每  
夢陟雲蘿

尋山

前人

結屐春山裏春深望眼賒  
爲戀松際鶴久待仙  
人家綠逕新花滿映溪日影斜  
石橋歸路晚倚  
仗看流霞

同諸公趁群山歸宿大圓前樓六言律

前人

日落雲峯漠漠月明烟樹蒼蒼  
冬近山寒覺蚤  
樓高風靜亦涼連日徧遊名勝  
茲宵共話羲皇  
却笑三杯爛醉夢參不二法王

感春七言律

前人

逢春每自悵蹉跎病起晴窗塵浩歌萬里南條  
開太華三秦北界亘黃河道開羲象乾坤大治  
到周京宇宙和西北坤靈原奧壤鴻鈞本自鍾  
英多一

逢春歲歲只逍遙倚杖西郊意未消三輔由來  
稱陸海九邊盡爲捍天驕西河碁布重增府哈  
蜜星羅更樹標寄語臨邊良節鎮羌番只畏將  
畧高二

周興吾陝始中天父子君臣萬古鮮一自狂秦  
斬聖脈遂教兩漢乏鴻賢弘農少厲關西氣郿  
邑重尋理窟詮自此堪憐七八子銀河終挽未  
東還三

秋霽登玄武閣

前人

夜裏西風滿郡城郊原策杖趁新晴南山雨霽  
千峯秀渭水秋淡古渡平鴻雁嘹嘹看又至長

揚颯颯為誰鳴岐陽鳴鳳歸雲暮獨上高樓萬  
古情

別墅初成

前人

為愛青山結草閣也戀綠水引流泉窮經不覺  
身將老課子遠期道有傳芍藥新栽滋雨露  
棠初放似神仙何人月旦輕題品浪擬當年魏  
仲先

奉和令巖程明道先生手植雙槐韻

前人

先生曾此簿吾鄉雙樹親栽簿署傍自昔  
擬魯檜於今圖書重宮牆虛心應是涵天地勁  
骨何愁耐雪霜吾道由來寶萬古槐蔭蔽青擬  
甘棠

白沙山房春事

前人

清明節屈一天清萬物終南對戶橫夜雨經宵  
桃帶笑和風到院竹先鳴一問茅屋書三架

壁荆籬箴兩銘隱几翛然春草綠一般生意  
前榮



文

論讀尚書示及門

王心敬

讀經宜先讀尚書蓋不特二帝三王道統治法  
 之宗傳在是即孔子一生之祖述憲章在是即  
 此可見吾儒學術之淵源也讀時切宜掃除俗  
 見大開眼目尋索列聖言論政事之旨歸不可  
 但依文解義如向來經師使備如讀二典便須  
 體認二帝五臣其精神命脈何如經綸措注何  
 如其不以天下私子是何如見解其君臣都俞  
 吁咈如同師友而畧無驕吝之意其圖治  
 孜孜乎東人擇賢亮工熙績而會不分於故舊  
 親疎是何如識何如量又其二代遞傳只此一  
 中是如如何心學始何授受到這裏看得頭項分  
 明血脉貫注二帝五臣之本末乃可然會即學  
 術可以識所歸

系重讀示

矣之立

藝文

人

讀禹貢夏書則須要體認禹身是何等憂勞禹心是何等祗台禹德是何等無間直見得大禹治水始末直明德之弘遠而要其明德之所以遠者正不獨治水一事也迨唐承統即能聲大義以伐有扈即其他敬承繼禹無不如此從可類推而禹之傳子依然傳賢大禹之本末於此更可以默會而其他四百年中之治亂書雖不詳總之是敬厥德則治敗厥德則亂治則存亂則斯亾耳

讀商書則須要體認成湯顧譏明命聖敬口躋是如何心精聿求元聖九圍是式是如何規畫措注至為民請命則不惜身負慙德此是如何怎樣救民之切並是如何樣智識之達十一征而天下無敵至於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是如何樣仁聲之感格並是如何樣天人之順德他如讀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則須要見得這樣律身

仍是大禹無間心法讀以義治事以禮制身則  
須要見得這樣存心依然是大禹祇台心法卽  
依然堯舜兢業幾康精一執中血脉而帝王傳  
心之淵源便可淵然而會也至若讀盤庚三篇  
雖異順天應人之隆規然亦須要見得以君臨  
民殊無威脇勢驅之意但諄諄明利剖害援天  
引祖以動其歸往之心則猶然湯誓虺誥情馳  
語摯之遺也至伊訓說命六篇或者雖議其失  
真要之格言至論可爲後王之觀鑒良多而如  
讀伊訓亦可以見成湯聿求之得人讀說命而  
可以見高宗求賢用賢之殷切不異成湯傳說  
告君望君之精誠猶之伊尹卽唐虞明良之風  
徽不又依然如見耶至如微子祖伊諸篇雖商  
道之衰殘令人讀之傷發祥之遽斬然卽其未  
造之國已垂亾而三仁疊生典刑尚在亦並可  
想見成湯立賢無方之遺模垂休直是範圍六

百祀而未燼也。嗚呼！二帝沒而惟禹之明德推遠。三王興而惟湯之垂裕。後昆爲獨隆。蓋觀其歷年之久而見三代之王。惟殷之諸宗爲獨盛。觀其賢聖。六七作。又惟殷之賢君爲獨多。商之發祥爲獨長。而天之保佑亦獨厚矣。由是以論三代之間。當推有商之運祚隆而主德懋也。而要之皆本於成湯日躋之聖敬。貽謀燕翼者遠。而淡則天人感召之間。可默會矣。

讀周書。雖不見自后稷以來。歷世積累之梗概。然亦須要想見其十四代積德累仁之渙厚。雖不盡見文王敬止事殷之詳悉。亦正須要卽武王周公陳述之。大畧想見其盛德卑服之至意。其他讀洪範而女須見天人之相去。非遠讀周召畢陳之經營。而女須見良臣翊翼締造之艱難。淡遠至如讀厥燹而要須見養德之戒於非幾。讀酒誥無逸之警戒。多方多士之陳述。則須

要見得武王應天順人之後無非此畏天尊祖  
任賢保民之相爲兢兢是乃周之所以能繼夏  
殷以成王業而要之見周公一身拮据瘁瘠千  
百其勞故能成文武之德救寧中夏祈天永命  
而周之歷年所由過曆也嗚呼秦火而後書篇  
散軼雖多要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亦云備矣  
千古帝王之宜法宜戒亦云詳矣雖更千萬世  
亦孰能出其範圍哉然於其終之以費誓秦誓  
則又以見吾夫子之傷亂思治而倦念於伯禽  
之奮發振厲秦穆之過取能悔而曾不以秦穆  
之中主棄廢其言行則爲意良愴而爲心良恕  
是又可見聖人望治之殷而取善之弘也夫至  
如洪範一篇不惟可範圍一時而實範萬世不  
惟帝王違之則凶逆之則亾卽盡天下人舉萬  
古事未有出其範圍而能吉者也嗚呼其於天  
人之際真詳且明於王者奉天子民之道真詳

且盡而其示萬世以觀天道執天行明天心奉  
天時之旨亦深且切哉又曰讀洪範要知天人  
如影響修背卽吉凶帝王之經世宜民吾儒之  
涉身處世皆須凜顧諟之深思謹善惡之始念

論讀四書示子

前 人

做人以立身爲本立身以所學爲樞所學以讀  
聖賢經書爲要讀經書以反身體認爲切而總  
之以經歷處踐履所學爲實況汝曹是理家務  
應世事之身正須要學這立身應世卽所學亦  
正是要在這些處實用尤不得效經生輩徒驚  
聞見侈記誦習浮言綺語便謂所學在是也  
四子書是六經精華宇宙萬事萬理之準繩權  
衡讀論語必要知得吾夫子是如何志願如何  
識見如何精力如何造詣而其立言垂論又是  
如何圓滿平實的當精融知得後便憤然生願  
學之思竭勉學之力而求以必至如此則去聖

雖遠時時有明師在前爲我指迷導覺行事自  
不至悖理傷倫違心蹈咎卽學術亦自不至流  
入旁蹊小逕陷後世門戶意見偏曲之習  
讀吾夫子書要知得吾夫子是如何品格須見  
徹吾夫子是如何學術顧吾夫子學術論語雖  
備言其詳而却未直揭其統大要大學之明新  
止善本末終始先後共貫則吾夫子一生學術  
之脈絡關鍵也讀時必要知得是如何規模如  
何次第如何貫通庶幾吾夫子之門戶可尋而  
後世一切學術門戶之大小偏全是非邪正庶  
可一照而明卽便以此樹爲正鵠講明宣暢身  
體力行務使吾之日用行習合其旨趣不違正  
宗久之見大力弘自然見小欲速苟且粗畧之  
患不生而吾之志氣心行浸浸乎可望古大人  
廣大高明爾總之論語是散見之大學大學是  
體統之論語於讀論語時學其隨處周流於學

大學時學其包絡周刷次第分明然後可云善讀四書善學孔子耳

論語言斯道衆著之條理大學言斯道體用之

周密堂皇而中庸則言斯道體用之貫徹精融

三書原相表裏故必善讀中庸則知得道無大

小顯微人倫日用皆窮理盡性之地即論語原

非徒詳細行也且知得道貫本末斯之極其精

乃合之會其大即大學原非多支節也又必善

用中庸則師法論語二十篇滴滴皆真自不類

世儒之義襲支離效法大學亦處處融浹自不

同世儒之幫補湊合三書又互爲體用也然羈

之讀其書須知得性命道教天人共貫則後而

一切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盡性而盡人物之

性參贊天地之化育至聖之尊親配天至誠之

經綸知本知化育君子之爲已知幾而至於平

天下符天載亦俱可不言而會而一切舜回君



子之知行言行武周之繼述誠之者之擇善固  
執其次之致曲君子之尊德性道問學亦俱可  
知是吾道必具之天德一切九經三重至誠功  
業之悠遠博厚高明聖人三百三千之禮儀威  
儀君子本身徵民考建質俟之禮度文知天鑑  
人之動言行亦俱可知是吾道中必周之王道  
而中間天人一貫道教一貫高卑遠邇之一貫  
天地人物之一貫帝王古今之一貫亦庶幾可  
讀之而心會可通之而身用也所以然者此理  
原自分明亦原自現成但是學不聞道則不免  
處處成碍隔閡難通欲用之吾身而左右逢原  
斯難翼爾然如其學未聞道正須于此書反身  
實證而求以必至庶幾有一旦豁然之日也若  
疑爲聖神功化匪人可幾則終身惘然與中庸  
無與卽其學術縱周羅包裹亦終于餽糟餒滷  
與大學無與爾

孟子七篇論者謂其功在明仁義距楊墨是固  
然矣殊不知孟子之所以高于諸子處在深明  
性善之旨以堯舜為可為而願學在孔子也蓋  
堯舜是至道之極致孔子是天德之極致堯舜  
之道統備于孔子而究之堯舜孔子只一真能  
盡性之人三聖人惟其見得這性源分明故能  
推得性量圓滿堯舜為千古君道之准而法之  
者可以仁覆天下孔子為千古師道之准而師  
之者可以持教萬世也且揭性善即不特三品  
之說可正即一切自暴自棄甘心下流之見可  
正其謬揭堯舜而一切霸者假仁假義之偽習  
可正揭孔子而一切旁門小戶偏仁偏義之陋  
習可正直是取日虞淵而懸之中天不惟魍魎  
魍魎之妖氛一照潛跡並五緯列宿之小明亦  
並黯然而無色而道法治法之全體大用乃煌  
然流行宇宙而無所晦蝕耳然大旨原歸性善

而其生平學術之所趨在求放心其學之得力則在不動心論王道之根本則在不忍人之心明承三聖之意則在息邪說距跛行以正人心者正是明此性者心之理而心則性之全體大用于是乎貫言性人或未易遽明言心則愚夫愚婦言下曉然握其機而善養者卽爲明德善推者卽爲親民卽此一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體共貫故七篇中諄諄乎言心不置而教人存心盡心自識其本心不放其本心者至明且盡至精且晰也然要之是深明孔子之道善學孔子之學不忍孔子之傳割裂于門戶意見之偏私故不惜獨挈一心明目張膽管歸內聖外王以光昭洙泗宗傳耳讀者必識其學之所造識之所極意之所宗而功之所暨乃能見孟子之底裏卽由此見孔子之底裏而二帝三王周公以來聖道聖學之淵流乃能得門

而入耳不然者無論比擬于氣象之間以辨孔孟之安勉淺深與孟子無當即極意推揚以為功不禹下者亦與孟子之精神命脉未盡也

太極圖說大旨解

前人

太極圖說蓋周子讀易而有見于太極為萬化生生之本故特立圖著說指出立極之處以示人蓋輔易而作為勸戒之書也何言乎示勸也謂人得太極之真以成性所以於天地之生為最靈若能法聖人中正仁義主靜立極之功則吉從之而上之且可望于聖人之聖神功化其宜勉何如也何言乎示戒也凡人與聖人君子同得天地之真以成性一悖主靜立極之道而不能修不惟聖人之聖神功化不敢望而凶即從之至與禽獸相去不遠其宜懲何如也何言乎輔易而作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定六業推其  
自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聖人所爲借陰陽消  
長之吉凶教人以趨吉避凶也太極圖說則周  
子深見得人心原具太極若能法聖人之主靜  
立極而修之則吉不能則悖之而凶吉凶之分  
近取諸身而卽是又無俟觀象玩辭觀變玩占  
也是則易之取義教人從太極所生之數卽觀  
玩以審吉凶所謂神道設教也太極圖說之取  
義教人從太極所生而人得以爲性之理卽修  
悖審吉凶所謂切身指點也有神道設教而人  
庶幾知懼于進退行止卽當身指點而人庶幾  
知惕于夤倫日用總之無非卽太極之義蘊推  
索之以訓世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然又不  
是取易中太極之義別撰一種道理以示異其  
實無非行易之義發明出原委也如易只言繼  
善成性而圖說必自太極無極而細推全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易或言乾乾言敬義  
言良背亦無非主靜之旨然未嘗着定此旨而  
圖說則一言括之以主靜無欲雖爲說若異而  
其理則同非如釋氏坐禪入定之說也要之圖  
說之自無極太極以至于太極本無極一段則  
卽推明易繫太極生兩儀之義而層層剝出脈  
絡耳故雖無極之說爲易之未言而其實只以  
明太極之體段加是非於易之太極有加也圖  
說之自無極而至二氣五行以至于人得其悉  
一段則卽推易繫一陰一陽繼善成性之旨細  
細洗發出所以繼之成之之由究之不越繼善  
成性之旨也至主靜立極之旨雖易之所未言  
然主靜者卽主之仁義之中而中正者非外仁  
義而別有一理故易言仁義而中正自在其中  
圖言立極之道而立人之道不外于是主靜特  
推出樞要耳又易是教人生生之道故順而體

之者利用乾惕太極圖說是教人還生之道故  
逆而返之者利用主靜則亦言各有當耳至聖  
人與天地合德以至原始要終則又援引易說  
爲証據以結果全旨更無他意仔細看來太極  
圖說又不惟是輔易而作直是  
與易互相發明以示勸戒也

太極圖說會意解

前 人

中正仁義人之極也人生必人極立而後無愧  
于立人之道故立極者立人之道也然必主靜  
無欲以立夫中正仁義使之定而後可無愧于  
立人之道何也人心全體太極也然是太極也  
易曰有而周子則曰無極而太極者易蓋爲易  
原有是太極以爲生主宰而周子則謂是太  
極實無方體無聲臭無極而太極也執于有則  
非太極矣有太極卽有動靜而太極之動卽陽  
之生而可以變而生物者也然妙用無息而常

體不易則動而未嘗不靜也是乃所謂動極而  
靜爾太極之靜卽陰之生而可以合而成物者  
也然常體不易而妙用不息則靜而未嘗不動  
也是乃所謂靜極復動爾靜極而動是靜爲動  
根也動極復靜是動爲靜根也動靜無端而陰  
陽無始是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也然惟其分陰  
陽也而兩儀於是乎立又惟其陽變陰合也而  
五行於是乎生至于五氣布而四時成陰陽自  
然之功用於是乎不可窮卽太極之功用于是  
乎不可窮矣由是以推凡陰陽之成象以生成  
者天地之德而太極爲之德也陰陽之聚精以  
照臨者日月之明而太極爲之明也陰陽之遞  
嬗以序四時者五氣之順布而太極爲之序也  
至天地之所以生成日月之所以代明四時之  
所以錯行而伸而爲神歸而爲鬼者其吉凶之  
不爽又何莫非太極之吉凶乎夫是故五行雖



殊其性而其實一陰陽也陰陽雖異其氣而其  
實一太極也而太極者實無聲臭方體之可執  
本無極也且夫五殊二實若錯然也而其爲無  
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凝成者則人也萬物特  
交感于二氣五行生成變化之中而感化混駁  
之氣則不能無交乘焉此人之所以爲秀而靈  
也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形生神發五性感動  
而善惡分萬事出者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然性雖感物而動本體之靜自若也聖人知夫  
欲動性勝則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去禽獸不  
遠也於是乎定之以中正仁義而歸之主靜無  
欲焉蓋中正仁義吾太極自然之體段自具之  
條理主靜所以還吾太極之體而妙吾太極之  
用以立極也人極立而聖人渾然一太極矣渾  
然一太極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尚能違手是  
則中正仁義真立極之吉道主靜無欲又中正

仁義之要領也君子雖未至於聖人之自然立  
 極而勉而修之擇善而知之必極其明固執而  
 行之必極其篤致知力行無一不趨乎中正仁  
 義之途焉凶悔吝從何致乎此吉之所由來耳  
 小人同秉此太極之體而悖而棄之終身皆欲  
 動情勝之日滿腔盡利害相攻之私所存所發  
 無一不與中正仁義相反焉吉何從至乎此凶  
 之所從致耳夫吉凶之分人禽之分也乃人禽  
 之分只關於中正仁義之修悖將易之所謂立  
 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柔剛立人之道曰  
 仁義者即是義也且中正仁義之修悖即人禽  
 之攸分是中正仁義乃人之所以存順歿寧之  
 道也存順則善生之理而人之所以當原始而知  
 者歿寧則善死之理而人之所當要終而知者  
 易之所謂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者又即是  
 義也夫易之為書廣大悉備而語其要領則太

極為造化之極紐品彙之根柢而即為生人修  
吉恃凶善生善死之本原是三才統貫於太極  
也寧獨其生數可以衍卦示象為萬世定吉凶  
生大業也耶故立人之道以修吉者莫要于主  
靜立極以完此太  
極同體之性也

西銘解

前人

西銘一篇是橫渠先生吃緊為人說法處蓋世  
之甘心作小人者以自私為心一身之外分形  
別軀以自恣為心一心之內肆欲妄行只從他  
一個區區之身起見通不知天地生成所以責  
備之義為何等局量何等事理是以天地萬物  
合一之全身而獨甘心與物類同歸也故橫渠  
先生為之發清夜之鐘開其迷導其覺使之自  
識本來體段充滿人量耳其曰乾父坤母以至  
塞吾其體帥吾其性者謂人莫以吾身藐然與

天地不涉也。天地生吾身，吾身即全備天地之理氣以生，何等關切，顧可不盡吾事之之道耶？其曰：民胞物與，以至疲癯殘疾，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謂莫以吾兄弟爲兄弟，吾妻子爲妻子，而兄弟妻子之外，與我無關，可不敬不親也。蓋爲孝子者，必忠君順上，仁民愛物，然後爲能體父母之心，矧事乾坤大父母，則於一切並生並育之人物，安得不仰體乾坤生成之心，而忠之順之仁之愛之也？其曰：于時保之以至存吾順事歿吾寧者，則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當體天地並生並育之意，而推以及人及物，所謂父母之所愛亦愛也。此下則體天地生我之心，而反身自修，務求所以生順死安之實，所謂守身爲事親之本也。蓋事親者，溫清定省爲小節，服勞奉養屬末事，則必以及及人廣孝之量，以修身盡孝之實，而修身必至於聖人之踐形盡

性生順死安然後孝之之道於是乎終也事乾  
坤大父母者何以異是故遂歷推事天之實曰  
乾坤生成其付托我者如此其大責備我者如  
此其厚事之之道豈可以儀文疏節一行小善  
塞乃責乎必實盡所以事天之道乃稱踐形惟  
肖無負父乾母坤而以天地之塞爲體天地之  
帥爲性者歟自非然者無論自私自恣得罪天  
地辜負生成卽區區言信行果謏聞動衆亦終  
不免流於硜硜小人之歸蓋其於踐行惟肖之  
道未盡其分未滿其量躋本來鍾靈大人之身  
而自限於藐然其亦何足有無於乾坤卽乾坤  
亦何賴有此子哉吾輩之生成於乾坤大父母  
者宜共  
知之

太極皇極相爲體用說

前 人

或問曰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洪範皇極曰

皇建其有極一無一有不相悖乎王子曰太極圖說是論太極之實理洪範皇極是言皇極之功用言實理則萬物之所肖而生者本無聲臭本無方體有之而卽非太極之本體也故曰太極本無極言功用則萬物之所象而肖者合有倫要合有條理無之而卽非皇極之大用也故曰皇建其有極非全乎太極之體無以立皇極之體非建乎皇極之用無以達太極之用太極皇極相爲體用一有一無相爲表裏不惟並行而不相悖亦且一體而相爲用也然體立而後用可行則所謂有天德者自有王道也故皇極之歛福錫民不外中正仁義而中正仁義實管攝乎主靜無欲則雖爲太極圖

說爲洪範皇極之源淵可矣

隨處體認天理解應問

體認天聖之說始于宋明道程先生有明淇甘

泉先生則單提立宗而增以隨處二字其爲聖  
學之真脉固無可議矣獨是言體認天理于程  
子之時易言體認天理于今之時難蓋昔也異  
端與聖道分今也異端與聖道合與聖道分者  
邪不能亂正原其理而已明合則佛老之說旣  
已亂天理之本原而支離之說又以淆天理之  
形似夫天理本體也隨處體認工夫也工夫之  
必歸于本體猶射之必歸于的爲室之必本于  
基也後世之學所以多不得其真者由于不知  
真本體因而無真工夫耳故旣須原其理又必  
辨其真而後體認可言也何謂原其理天理者  
吾人本來明明不自昧之良心以其兼于有生  
之初不假人爲故曰天以其見親自知孝見兄  
自知敬見孺子入井自知怵惕隱之心見孺  
蹴之食自知羞惡以至是知爲是非知爲非當  
辭而辭當讓而讓皆有自然之條理故曰理也

體認者體之日用隱微之間察之念慮毫芒之際不善必知知不復行易之不遠復者此也大學之明德慎獨者此也中庸之戒慎恐懼明善誠身者此也孟子之求放心立大本程朱之居敬窮理者此也蓋吾心天理人欲之界即吾身一點不自昧處時時省察處處克治使心可對天日行不愧屋漏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乃為不愧生理克配三才不惟不可以空言承會亦且不容以真氣妄泊也何為辨其真天理一也何有真偽顧自佛老外入論事物而徒以虛靈言理其於天理之體微矣而遺其用世儒遺天命帝則之原而僅以典要器數言理其於天理之用似矣而遺其體夫天理者固天之所以賦我虛靈不昧其象理而應萬事者也而遺其一一以為言是何異于楊墨之偏仁偏義哉以是言



體認徒成其爲偏仁偏義而已又有調停兩可  
之說者曰德固當明民又當新德性固當尊問  
學更當道似乎天理之體用工夫合矣而不知  
明德新民體用本末原一貫也又之爲言是又  
裂而二之矣而不知夫德性問學工夫本體本  
一致也更之爲言是又分而兩之矣夫道一而  
已學一而已故天理一而已體認一而已而二  
之而兩之是又何異于子莫之執中舉一而廢  
百哉以是而言體認徒成其爲子莫之執中而  
已故今之時非真有孔孟程周之志以實踐乎  
孔孟程周之學者恐未易以虛見虛論窮其源  
而悉其流也雖然猶有進焉辨天理之疑似淑  
身而明道者此草莽儒士之事也揭天理之正  
中以行道淑世而救正人心砥礪世教者此太  
人君子表帥斯民者幼學壯行之實務堯舜君  
民之實事也故儒生而真能隨處體認天理則

爲孔孟程周之徒大臣而真能隨處體認天理  
則爲臯夔稷契之侶孔孟周程生未之能也而  
願學焉臯夔稷契伊傳周  
召能不爲執事望之哉

母教

二曲李顯

賢哉鄆邑王母李夫人之教子世之鬚眉丈夫  
號稱善教者有所弗若也世之善教者不過教  
以舉業期以科第圖富貴利達已耳乃夫人之  
教其子王生心敬也則異是蓋自心敬能食能  
言卽教之以正一言一動弗納於邪務令內謹  
心術外謹行履心敬稟遵母教從幼不羣年未  
弱冠游庠食餼文名藉甚邑人嘖嘖歎羨咸稱  
夫人爲有子莫不起敬起仰期以巍科夫人則  
謂人生要當以聖賢爲期科第固所藉以進身  
德業尤所本以立身苟德業不足卽幸掇巍科  
躋膺仕非所願也於是過聽虛聲誤以爲予於

聖賢之道似粗有所聞遣心敬遠離膝下俾從  
余學其內外親眷及邑之素愛心敬者恐於舉  
業有妨交諷互阻譬引百端夫人持意彌堅終  
不爲移脫簪珥以資繼晷心敬每歸觀省隨促  
之旋館戒曰德業弗成學弗底於聖賢吾恥見  
汝汝亦何顏而見汝妻孥及邑之故舊耶念之  
念之母忝爾所生諄導諄至悉出世俗恒情之  
外旣而以從事場屋終分精力遂命棄諸生俾  
一意斯道昔范孟博母幸其子與李杜齊名不  
計其他蘇長公方十歲卽願爲滂其太夫人卽  
願爲滂母彼沾沾一節論者猶稱爲千載艷聞  
况夫人以宇宙完人望其子尤爲空谷足音德  
無而僅有行且與孟母媲美芳滂母云乎哉余  
以爲異而郭之諸正人因爲余備述夫人平  
事親之孝治家之嚴淑德貞操爲一方儀表余  
益竦然神肅歎未曾有迺心敬功密存省知行

並進殷殷以不負母教不孤母望是勉可謂有是母乃有是子矣子故喜而記之

豐川全集序

額倫特

先大人 大兄 偕二曲 李先生 游時 余方 覓棗 臬作虎 跳於其側 熟識先生 魁梧奇偉 而不識先父兄之致敬於先生者 果何以比 就塾習句讀 聞往來稱李先生 理學淵源 自濂洛關閩後 為吾道真正儒宗 為

昭

代第一人物 始悟先父兄之致敬於先生者 以此年既舞象 復聞李先生高弟 有所謂豐川王先生者 衣鉢直傳 名實並驅 竊冀儋簪負笈 從游 臯比值先大人 卽世 余遂以弱冠 驅馳戎馬 間輒憾福 瘠緣慳 託諸精神 嚮往而已 荏苒移節 荆楚關之外 斗以南 其景慕王先生者 僉稱學幾顏氏之悟孝 比曾子之純著 善立言 悉發宋明大儒所未發 吳楚當事 諸鉅公 莫不競相

攀迅薦紳序執經北面者屢滿於庭余益憾  
初失之李先生者再失之王先生也歲癸巳謬

承制禁

簡命入覲

天顏顧問及於山林隱逸即欲以先生姓名上  
聞恐失造次越明年春甫敢以先生副  
明詔詔下地方執政起就徵車時先生講學吳門

秦制撫移文催併急於星火先生不得已而返

駕經余所治黃麻不一晤僅貽二曲年譜一則

存省語錄數冊入闕辭疾懇不就徵奉有疾愈

起送之部議余甚慙其不能仰體高志而妄形

之薦牘也簿書餘暇莊誦貽篇知先生聞確見

真功淡力到是故本之講學而千聖一心萬賢

一理闡盡旁門竅徑本之為政而上可致君下

可澤民言言實在經濟自非明體達用之直儒

安能有此內聖外王之實學何幸孔顏一脉不

絕而續程朱一燈將晦復明天授豐川夫豈偶  
然且也筆底行文灑如瀉峽舌端嘶理貫若串  
珠行將羽翼聖經津梁道岸使千百世蒼生後  
學免於如聾如瞶豈眇小哉余不揣蚊負慨以  
刊梓爲任者初非冀先生之德余及余欲自結  
於先生也夜光在室所照幾何朗月經天幽遐  
無隱傳之弗廣學者終迷余將爲有志進修者  
効綿力非敢爲豐川作功臣也已然余於是不  
無感焉不幸不能於四十年之前從遊二曲豐  
川兩先生之門俾先父兄慰子弟得所師資猶  
幸於四十年之後爲之敘其事梓其書而究不  
能一接光輝盛德詎相知遲速因緣淺淡舉不  
無天意於其間歟是書之成爲余延禮叅編者  
江夏令金廷襄簡材監梓者標下中軍副將丁  
沂至讐校訂正則江漢書院先生諸及  
門有與其力者勵工旣竣并志其端云

太平山房記

王心熾

終南袤延萬里其在禹貢九州之內不及五嶽  
四大之孤峭奇特赫赫爲世俗艷羨道說而如  
其氣勢之磅礴雄偉利盡萬物而不可以條目  
指數則非特中國五嶽四大之莫擬卽求諸海  
外四極之山恐亦無可倫而比者故余嘗以爲  
五嶽四大其清任和之伯夷伊尹柳下惠而終  
南則時中之孔子乎五嶽四大其德行言語政  
事文學之四科而終南則集大成之孔子乎彼  
其自崑崙透迤入中國也重岡積嶺蜿蜒嵯峨  
率非恒觀至褒斜而東歷益門太白益偉壯非  
常逮至蓋鄠咸長之界其間爲五老爲大觀爲

仰天敦物以及太平紫閣圭峰諸名峰則勢益  
偉氣愈雄產愈奇且富靈氣鍾而為文武周召  
諸聖賢以及歷代名鄉賢相忠臣孝子宿儒名  
世者更非他山所可及蓋中龍灑氣之所結至  
此盛而極且無以加也其殆猶孔子當知命耳  
順後一身肩剛定讚修大任與三千七十二子  
講道論德折古衷今以建此萬世師表鴻業之  
候乎而余庄適當太平之麓為太平山民常日  
咏歌孔曾思孟之道于其間因地名屋題曰太  
平山房嗚呼地不靈人則地愧人人不靈地則  
人愧地今地則靈矣而凡所以朝斯夕  
斯講明踐行于此地者可漫易乎哉

與總憲朱公終前五經未盡之旨

前人

自漢以來五經之解不啻汗牛充棟區區螢光  
蠹測之見何容多此一事為天壤重增贅疣鄙



意竊以爲五經繫吾道之宗傳斯文之統會况  
易詩書春秋四經盡出吾夫子贊述刪定而讀  
之之要孔孟且諄諄垂爲明法吾輩讀經必遵  
其遺旨縱識力所限不能盡窺蘊奧亦必不至  
適燕南轍徒誦無益也顧自漢以來迄今已二  
千餘年矣明明吾夫子所謂學之可以寡過之  
易而始之以穿鑿象數繼之以遺象言義又繼  
之以專歸卜筮近且滋以錯綜而吾夫子寡過  
學易之旨迄無及焉則是易註雖衆未可謂易  
旨之大明也尙書一經于今溯二帝三王之道  
法治法吾夫子生平之祖述憲章者莫切于此  
乃二千年來諸儒傳註不惟于二帝三王之道  
法治法區區徒餘以尋常訓詁卽並開章之曰  
若稽古帝堯亦並未詳屬吾夫子刪書斷自唐  
虞本辭而謂爲虞史之追敘于欽明以下至於  
變時雍四十八字亦未詳其爲吾夫子融會帝

堯五十載弘綱大用而謂爲史臣之紀敘卽又  
何論吾夫子祖述憲章之脈絡刪書斷自唐虞  
之本旨能于斯領畧而會通乎夫讀尙書而不  
達于二帝三王之道法治法不詳于吾夫子祖  
述憲章之脈絡並不究吾夫子刪書斷自唐堯  
本旨仍于今文古文之真僞離合亦淆然而無  
辨嗚呼尙何冀于千古道法之明乎則是書註  
雖衆未可謂書旨之大明也春秋吾夫子爲世  
衰道微王迹之息而作所以明天子之事以懼  
亂臣賊子也顧春秋與尙書同一記事之史也  
尙書記其事必備錄其言行而春秋則獨揭二  
百四十二年王朝列國征伐會盟之綱領更不  
詳及事跡蓋著其罪案可示勸戒而足矣聖人  
固不欲以悖逆僭亂之行推而詳之以導僭誨  
亂也故古今論春秋大旨惟孟子春秋無義戰  
五伯三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折文之事諸論

是乃千百世學春秋者不易之明法奈近世尊  
奉以解春秋之書則往往不稟奉孟子之論第  
恪遵胡傳而原本于左與公穀殊不知胡傳爲  
宋經筵作自是胡氏之春秋卽左氏一傳與經  
相依似爲切矣然細味其旨亦似周秦間詞人  
于經成後徒叢會春秋遺事附聖經以成名而  
要之意注藻績會未領畧吾夫子取義本旨當  
非吾夫子所據以作經本史若屬本史奚爲夫  
子已書之經如許缺其本傳又奚爲一切斷語  
俱不會吾夫子作春秋本旨而徒以意爲褒貶  
哉嗚呼今日讀春秋一經舍左固無從明春秋  
據左便以爲春秋之義在是亦恐吾夫子作春  
秋本旨不明于後世也至如公穀則無非因左  
爲長短耳一切諸儒與大全之說則又因左與  
公穀爲長短而最號有識之康節亦且謂吾夫  
子作春秋推尊桓文是且于孟子五伯三王罪

人斷案未能盡信卽其他可言耶是春秋之註雖多而吾夫子作春秋在旨究未可謂大明也孔門教法學詩最重故其發學詩之要如思無邪明學詩之益如興觀羣怨事父事君達政專對種種指示蓋幾與易翼同其諄復今之詩解曾當斯義耶至如舍歷來相傳之原序而意擬以語言近似之迹致使上下二風淫詩種種幾令讀者有目難視有口難宣曾謂吾夫子刪定之本旨如是乎且又不知吾夫子當日所刪此篇詩也則是詩旨亦未可謂大明于後也禮者縱維世教範圍古今先王之全經雖不復見然如大小戴記周禮儀禮其本末原委亦自可意會而知而今則行世小戴一書不特聖言淆諸羣說不尊不信亦且瑣碎致混綱條甚者遠時乖宜附會不經之論同類而編幾令學之者如入荆棘之叢而無復坦然正路之可尋則是禮

之一書尤于諸經爲滄亂無章也鄙人迂濶之  
性于世故一無聞知獨生平尊信五經如飲食  
性食自少于按解讀經時輒不覺疑難之叢生  
恒思博求海內高明虛心請正後下十年窮探  
之力翼于諸經稍見端倪委然後著爲全解公證  
同人奈懷之半生終無一遇而且老至此矣竊  
恐一旦身先朝露卽填目時抱恨無窮故比于  
易遵吾夫子學以寡過之義按十翼作解爲易  
說一書于書則推求二帝三王之道法治法淵  
源吾夫子刪定本旨並吾夫子祖述憲章脈絡  
爲質疑一書質疑者尙書一書前之註疏盡畧  
于斯而鄙人獨于此乎致詳余敢自以爲然乎  
抑明呈所疑求質當世高明上賢耳于禮記則  
志採四十九篇中吾夫子及諸賢之言爲首編  
蓋亦不敢盡信爲言之舉出聖門要之自漢以  
來旣屬諸聖門師弟矣而概雜諸諸儒記中亦

類于等級無辨也故題篇則曰聖門拾遺拾遺  
之云蓋寓未盡意亦寓闕疑意爾次採四十九  
篇中大經細紀之雅馴可遵行者分別義例俾  
一切行上行下之條各以類相從而仍秩然其  
序題篇則曰諸儒紀要紀要者謂四十九篇由  
除孔門訓述外惟是獨為要領耳又次則取一  
切瑣碎不經違時乖宜之條為下編而題曰諸  
儒雜聞蓋並存疑于砮砮亂玉而概棄則又先  
代久存之遺言畱之俟博雅好古上稽而考之  
為敦厚崇禮之助也但細註之成則必得大有  
力者更延一刪訂之人又覓工兩三易稿之需  
非寒士可辦茫茫天壤不知成之何人何時也  
目下方窮探春秋之旨期于月後下筆然大約  
仰體吾夫子刪盡僭亂事跡獨提綱領本旨奉  
孟子春秋無義戰諸論為義例期于合吾夫子  
繼王迹之息作春秋以為亂臣賊子懼本旨耳

春秋明歲如完即當于詩本毛傳原序畧一補  
正蓋縱是未能副吾夫子歷歷教人學詩本意  
要之遵守原序不忍以後人意見致背相傳本  
說失闕疑正義致負五六百年來士林公議爲  
後進正分也惟是先師既歿而關以內典聖俱  
獨子第輩又無高識可以資區區之不逮竊恐  
自戒穿鑿而終不免于偏駁懼蹈附會而卒不  
免于臆見也不知明公何以賜之教也明聖經  
翼聖道固大君子分內事兼鄙人乃求以自贖  
是非之實不同泛寄千萬剖明是非見示乃見  
道誼之知吾道之公也  
臨穎不盡祈祝之至

答友人論學宗書

前人

承教深稔見愛之至讀之反覆欣感交集但吾  
友今此見教者在世情離合毀譽之間而鄙人  
夙昔自矢者在學術是非偏全之際非鄙人

愚昧全不知人情亦非鄙人之故與俗違故求  
得毀也私心竊以爲學術者千萬世之公道實  
吾生安身立命之本根離合毀譽特倘來之遇  
耳以千萬世之公道論原不宜舍却公道而徒  
謀一身况吾所以安身立命者在是而曾何得  
以倘來奪之而倘來之遇又何可以撓我安身  
立命之本根哉故當其始之稍知從事此學也  
或有從而與之者曰夫夫其尙知正學也而不  
敢以喜蓋吾心方自愧吾學之未得真是未見  
大全而不暇以不虞之譽動吾心而紛其深造  
自得之志也暨後之稍知宗向大學也或有從  
而議之曰夫夫其妄自矜尙也而不敢以憂蓋  
吾心方自幸吾學之去非卽是去偏望全且猶  
恐所謂是者非真是容出于信心之過所謂全  
者非真全容出于憶度之私而又不暇以求全  
之毀亂吾意而沮其自成自道之本心也迄于



今是者尙未敢知爲真是非者尙未敢知爲眞  
非而暇以毀譽之見奪之哉偏者尙未敢知爲  
眞偏全者尙未敢知爲眞全而暇以毀譽之見  
岐之哉且吾友謂學以明新至善一貫爲大學  
乎抑但以專家一區之見爲大學耶以會歸諸  
儒于孔孟爲大人乎抑但得偏長半至之詣爲  
大人耶吾儒原合天地萬物一體以爲身自宜  
統貫天地萬物于一體以爲學吾道原統全體  
大用眞體實工而後全故吾學必以能合全體  
大用眞體實工而爲大而會歸者在大學一書  
立極者在孔子一人然則大學者是乃吾生安  
身立命之符而孔子者是卽吾生安身立命之  
宗學不準大學以爲極無論自蹈于小也其于  
吾身原合天地萬物爲一體之責不亦歉乎  
不奉孔子以爲表無論自人於小也其於吾生  
原合天地萬物爲一體之身不亦愧乎故吾學

之必奉明新止善爲宗也期充吾歉而已離合  
毀譽非所恤也諂之必奉孔子爲表也期免吾  
愧而已離合毀譽非所計也且吾心之歉竟未  
知此生能充否耶而外此又何敢知吾心之愧  
竟未知此生能免否耶而外此者又何敢知然  
則吾友之教亦惟有默戴明德而已今此回有  
所不敢出亦正有所不暇  
出也是惟知已諒之而已

答友人論宋儒學術書

前人

承教存省錄序尊評允當聞教多矣獨所謂  
孔子一部家語諷勸規箴毫不作釋子語氣爲  
生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而以宋儒爲腐臭須  
脫而去之諸條據來教前後之意大槩爲孔子  
未嘗爲語錄宋儒語錄皆勦襲佛氏餘唾故遂  
失孔子家法而腐臭可厭耳若愚見則似微有  
異者蓋吾儒所關於釋氏者謂非天地間經常

之教耳非謂其語錄體裁全不是也若以語錄體裁論則孔子論語二十篇是即吾儒語錄之祖此時釋氏未入中國也推而上之敬勝數語黃帝之語錄危微數語唐虞夏相傳之語錄德無常師諸語則又商時聖君賢相一德印合之語錄等而下之禮記多孔門弟子輩相傳述之語錄中間又多漢儒附會之語錄至楊子雲擬論語作法言此又漢儒欲以語錄傳世者此時亦並無釋氏也釋氏之起特自東漢然歷魏晉宋齊皆不過義學相尚亦初不尚語錄直至梁武時達摩東來義學衰禪學興而語錄始盛矣然皆彼中人依傍吾儒記言體裁以文飾其師說而所謂佛祖公案者皆依托為體初非彼創為之而吾儒襲取之也至若孔子之傳書惟論語為門弟子親炙時記錄家語則不無雜以後人之附會故先輩多議其失實而累朝亦不以

課士今觀論語一書簡潔渾淪旨淵味長家語  
文字則浩瀚峻巖機穎透漏漸流於秦漢間諸  
子之習而中間穿鑿附會之失又不一而足亦  
可知先輩譏評之非妄後學遵先法古恐不應  
舍親炙聖人之語錄而獨尊其所附會宋儒之  
語錄尊聖門親炙聖人之體裁恐未爲背家法  
也然此猶無甚關係者至別教所云救講學之  
失無他惟不效釋子語作宋儒腐臭氣但言忠  
言孝言信耻言齊治見儒者真實可用卽能據  
長空而見天日是何議論如此偉卓而見解又  
如是之駁雜也何者佛氏明空宋儒明理佛氏  
所崇者寂靜長樂超然出世之旨宋儒所明者  
忠孝仁義修齊治平內聖外王之道當宋儒未  
生之前六朝隋唐間士大夫視吾儒六經四子  
之書僅倫常度數之陳跡而號佛氏之書爲內  
典幾欲駕吾道而上之及宋儒出聖學重明而

後讀書論世之上乃曉然知佛氏之說其情者  
既不過吾儒之自有其粗者則皆割裂天地經  
常之大道而儒釋偏全離合之故始較然其不  
惑由是觀之宋儒竊釋氏乎抑救釋氏之弊者  
乎今釋氏之書與周程張朱之書俱在也有且  
者但讀一過無不較若列眉今乃曰宋儒竊釋  
氏得無類伯夷爲盜之誣乎至於腐臭之日則  
亦覺尊評之未足服宋儒心也蓋宋儒中豈無  
迂濶者然亦其門生弟子不善學者自迂耳周  
程張朱曾有是乎今以末流一二人之偶然而  
槩目爲腐臭又何異以李斯之罪罪荀卿乎且  
腐臭二字何等罪案而可概加周程張朱耶當  
敬少年初讀史書未知究心宋儒學術時每嘆  
爲三代後漢世人才文章尙爲近古唐宋元明  
皆不能逮及後從先生大人遊開發臆見始細  
究漢唐宋元以來學問人品之詳而準以死垂

之血脈乃覺宋儒學術斷爲孔孟後千五百年  
一大折衷其文章古茂處不及西漢則風氣習  
尙使然其實自東漢晉唐而遞降又非獨宋也  
然有識者細味其一代人物奏疏與一切議論  
其義理之醇正漢之讓宋不啻倍蓰豈特分寸  
之間而已乎卽多議論而寡成功後世動援此  
言爲宋儒罪案不知倡此說者特初學少年未  
更事變徒以淺識勝氣泛論古今人成敗聽其  
言似高濶動人而其實未能論世而知言也夫  
責人以顯功者謂其當顯位而無顯建樹耳今  
試問周程張朱孰爲操用世之柄者以猷猷新  
進之卑官散秩而責以旋乾轉坤之事業是又  
無異啗漁舟以不揚蔽日遮雲之帆而笑徒手  
之不能搏猛虎也其亦寬矣且足下亦嘗卽宋  
儒之功而論之乎自漢以來聖澤旣竭道脈日  
益支離而失真談經濟者高之不出管商孫吳

富強權變談文章者高之不出二司馬劉揚韓  
柳談詩詞者高之不過蘇李曹劉李杜許燕談  
性命者淺之第勦襲二氏之餘唾深者亦不免  
潛夷吾儒盡性至命之旨於佛氏超乘之宗經  
術終於皮膚學脈終於割裂人材終於偏駁事  
業終於雜伯二帝三王周孔顏孟之家法幾掃  
地而無餘獨賴上天相道於宋篤生周程張朱  
乃始探求千古聖人大中正之宗故至今雖  
五尺童子無不能指數道術治術醇雜偏全之  
辨如白黑是宋儒學術爲秦漢以來千年間點  
鐵成金之神丹而爲後此千百世畱起死迴生  
之良劑也先儒有言行道者之功在一時明道  
者之功在萬世一時無行道之人不過迷罔一  
世之人心宇宙無明道之人則千萬世高明才  
智之士亦且貿貿焉不知所適從而弊不知其  
終極故孔子無帝臣王佐之顯跡而俎豆亘千

部系重續志  
卷之五  
藝文

秋而溥四海宰我至以爲賢於堯舜孟子以容  
言持世而楊子雲韓退之且謂其功不在禹下  
宋儒表彰孔孟之正宗而闡衍孔孟之道豚於  
百世者也知孔孟之有功百世亦可以知腐臭  
二字殊屬少年勝氣者徒以臆見刻求古人而  
初非宋儒之定案矣故僕常與友人云後世之  
學術人材所以多不得其中者蓋庸暗者固不  
足語於明體達用之全而一二輩高明才智之  
士又往往畏禮教之拘苦樂曠達之逸安旣不  
肯斂機潛心窺此中精深易簡之蘊又不能帖  
心定意寢處食息其中以享滋味之潤醇故其  
粗者僅驚爲縱橫豪俠之爲終身茫無歸宿而  
其閱歷旣久厭棄世故與夫狂機誓歆本心偶  
露自知識智才能之不可終恃欲返而求安身  
立命之宗者率不得不視二氏返本還原之旨  
爲元妙而甘心爲之依歸向使早明於宋儒道



德經濟一貫之旨卽孔門明德新民一貫之傳  
何至有縱橫豪俠茫無歸宿之失又何至貿貿  
然捨吾道之正旨而濡染二氏之汁瀝哉是驅  
天下不入於縱橫豪俠則入於佛氏空宗者皆  
從前高明才智之士視宋儒爲迂腐之說誤之  
也足下謂我曰救講學之失惟不講宋儒之腐  
臭卽可掃長空而見白日僕則曰欲掃今日學  
術之霧霧而揭吾道之白日於中天莫若深明  
宋儒之學脈以樹之標準而後可使旁門小戶  
不至惑世而誣民也聽訟原情雷同附和之說  
尙願大雅慎之且必以談身心性命便謂竊佛  
氏之餘旨豈吾儒之道皆勦襲格套塗飾文爲  
乎又豈六經四子中誠敬性命定靜安慮之旨  
皆竊釋氏乎割吾儒精微之旨歸之二氏又據  
二氏之近似以罪吾儒噫亦過矣承開心見誠  
之托不敢違心所不安以邀知己之喜而爲大

雅所鄙遂不覺傾倒至此  
惟大雅心炤幸甚幸甚

答友人論學文之法書

前人

承以文必學法夫文章豈謂無法然愚意則以  
爲求法于法非所以爲法也天地之生物也萬  
山各山其山萬川各川其川類推之而萬木萬  
花萬草莫不皆然無論律山川于草木而體格  
不可使一卽以此山較彼山此川較彼川體格  
亦且迥別而究之山各自成其爲山川各自成  
其爲川木也花也草也莫不皆然則以萬物原  
無定形而造物正以各形其形之爲神也向使  
必一一擬合而後生成之則不特造物爲拙而  
不勝其勞卽萬物亦且重複堆疊可厭而無變  
化不測之奇矣惟文亦然因心而達順理而敷  
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或爲高山或爲  
大川或爲千章之木或爲娟然盡態之花與草

理明意足而條貫井然各適其宜者此宇宙之  
真文章也其中豈謂無法然試問何者有一定  
之法而使人執以求之乎然亦何者不可爲人  
法而使人法之乎足下獨不見六經論孟初何  
嘗執筆擬議學爲一定之法而究之萬世之文  
于此法焉無論漢唐以還瓊瓊談藝家視之有  
望洋之嘆雖以楊子雲深湛之資剗一生心力  
極意模擬周易論語而究之法言之視論語太  
元之視周易徒使識者有畫虎不成之誚將非  
言不可以僞爲而學一定之法者終非所以爲  
法耶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仁義之人其  
言藹如吾輩誠有志於傳世之業也亦惟堅吾  
志定吾力博學篤志切問近思養此心如萬頃  
澄潭自然千流萬派而各逢其源蓄吾學如百  
圍大木自然千枝萬葉而各充其致誠如是也  
將一題到手隨意所敷無勞逐逐於法而古人

之至法卽不外是斯則真言文行遠之要義哉  
倘曰不然且請足下自法其法俟三五年攻苦  
有獲後再驗其何似然後相  
與論文章之有法無法可也

答友人論聲韻書

前人

頃承大教開誠不吝尤見大雅善與人同之至  
意真令人感服無已顧鄙人終有所疑者詩者  
天籟之音韻者天籟之聲故鄉雲明良之歌矢  
口而發冲然以和至於三百五篇則住住聲韻  
從叶蓋詩必冲然而和而後爲天籟之音韻必  
無不可叶而後爲天籟之聲也四言之不得不  
爲五六七言與騷歌辭賦諸體者蓋詩三百篇  
中已開其端且變而化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  
之也亦風氣日開運會日生之自然耳古體之  
不能不爲律者則對仗已開於唐虞三代之時  
且聲病穩括亦尙屬律以和聲之意耳至若韻

之用沈則無謂殊甚東冬也而限前後寒先也而分上下之微也而異其門庚青也而別其母古音十部而今且分而多之至數十部焉漢魏之所通竟爲今之所限今之所分無非漢魏之本合今之論詩者動曰祖漢魏豈漢魏知詩而不知韻乎豈漢魏之詩合古而漢魏之聲韻不合古乎又豈漢魏人之學之詩皆勝休文而調聲叶韻獨不及休文乎而遵休文者且奉爲金科王律而不敢有異議卽千餘年來用古如杜韓王陳然只用之古而未用之律感憤成書者洪武正韻而外如吳才老楊用修李荆山數公諸韻書不一而足亦終未能轉移陋風一返原本故不佞每獨坐細念後世千年間一切事理住住狗門戶而昧原本而詩韻一事尤至小至無理而可嘆可笑莫甚於是者也或者不察至以爲古詩合用古律詩宜用沈以古詩古體

則韻合用古律詩近體合用近韻也嗚呼是亦  
不思而已今人之不能不爲今衣服者時使之  
然而其以針綿爲之則古今不可以二南人之  
不能強爲北飲食者地使之然而其以水火成  
之則不可以異詩之有古體近體古今南北衣  
服飲食之別也和律之聲針綿水火之同也今  
詩分近古而並其韻而今古之是變衣服飲食  
而並變其針綿水火後世之學隨波逐浪日流  
日遠而不講於探本窮原之道者胥如此矣則  
何怪乎論世者之深有慨於漢魏爲近古也或  
者又以爲詩體可變古爲今則詩韻亦何不可  
使今異古天下何事不變而獨執爲古韻之不  
可變乎嗟乎此又不思之甚者也五經皆用質  
語而詩獨用諧聲蓋詩以道情而聲以成詩聲  
諧乃見其情之油然而盎然情惟油然而盎然始能  
道吾志而感人心也故古者太史採詩不廢婦

人兒童之咏歌以其冲口之吟咏皆關其性情之發舒採其言而其性情可知卽所爲感被之政教其由來可推而知則是詩者斯人道志之事實斯人根心之聲非志無言非聲無詩故詩者聲道而聲則天籟之自然也今從天籟中割裂而限絕之尙得爲油然盎然之音乎非油然盎然之音尙得爲道志之具根心之言乎非道志之具根心之言尙得爲詩乎且必如休文之說卽凡辨晰於四聲之宿學尙不免以出入遺破例之譏矧勞人思婦武夫兒童目未覩於平上去入之四聲尙得與於道志之具乎勞人思婦武夫兒童不得與於道志之具天下尙有幾多直性情之言可以感人心而驗風教乎率天下千餘年皆格套鑿鑿之浮詞曾無與於道志之具性情之真而至使詩之一道不重於大儒先生無關於與觀羣怨事父事君之大義以續

風雅之正休文斷當分其罪之強半矣則是今日之韻不遵古漢魏之舊而欲復古漢魏真樸懇摯之詩當不可也雖然漢魏尙未流耳今之學詩者不曰淵源於三百五篇乎以彼商周千餘年間聖君賢相學士大夫及其沐浴於道德禮樂兒童婦女作爲輸情道志之咏歌而折衷以至聖孔子之手剛宜無餘蘊矣向使韻而可如休文之分則商周聖君賢相學士大夫以及我先師孔子當先分之矣商周孔子而不分是必其不必分也不可分也夫不必分而分之是謂支離不可分而分之是謂決裂今之談詩者語及三百則曰是爲詩祖至乃舉支離決裂詩家原韻之休文而千餘年俎豆之不敢變噫嘻悲夫是何敢於不信商周孔子諸大聖而不敢少違支離決裂之休文也不祖其大宗而偏祖其篡宗之螟蛉其真不可解矣故如敬之愚則



竊謂由四言而五六而七以至由四句而五六而八更廣之而十二以至數十百句或長或短或騷賦歌行等體可也調平仄諧聲韻對粘背粘無不可也獨以天地間天籟自然之聲所以供人道志輸情之具為商周聖賢以及孔子之所不分者而支離決裂之不可也謂由今而詩復三百五篇之正始不盡由於韻之復古可也謂韻不復三百五篇之舊而真能復三百五篇之正始當不可也至若論詩之格律風致則由大雅之高論而神明之自可由流而通源心敬固無所容疑矣俞謝在前疑病在心而不以質是謂自棄大雅吾黨之俞謝也敢呈其疑而待藥焉

釋言

或問於余曰為善者為君子乎余曰然有所為

南、人

而爲可爲善乎余曰否人性之善也四端萬善無一不備聖非有餘凡非不足善吾性內物爲善吾分內事以分內所宜爲者而爲之雖極其至如堯舜孔子只分內事耳而參以有爲之念是卽功利耳其于善也何有故古之君子不以避有爲之嫌而阻爲善之心亦初不于爲當爲之善而起有爲之見誠以有意爲善之爲雖善亦私也今有二人焉一人不爲孝一人爲欲得孝之名而後爲善又有二人焉一人不爲忠一人爲欲得忠之名而後爲忠彼其孝且忠也豈不視不忠不孝者有間乎然其忠孝也爲名譽起見而初非爲君親起見其于忠孝也何有其視不忠不孝者又何能以間乎故夫屑之障眼也不特塵土卽金玉亦然謂夫金玉之難貴於塵土而總屬眸子之蠹賊也況夫有爲之善似善而實非善而謂可謂善乎曰然則記言大德

之必得祿位名壽何義也余曰是謂大德自致  
之報耳非教人爲祿位名壽而後修德也爲祿  
位名壽而後修德卽非大德矣曰書言天難誑  
命靡常記言善則得不善則失以至惠吉逆凶  
善降祥惡降殃之旨寧非教人有所畏而爲乎  
有所畏不亦有所爲乎余曰否否是言天道之  
可畏使人益知所畏而爲實善耳非謂因天可  
畏而後人當爲善天不可畏而人遂不當爲善  
也今使天道縱不福善禍淫而吾輩遂可不爲  
善以自外于君子乎遂可直爲惡以自蹈于小  
人乎大抵報善者天道之自然也遇大德而卽  
祿位名壽之具備皆正報也特爲報而爲善是  
爲報非爲善也善無所爲而爲也且夫至公無  
私之謂天聰明降鑒之謂天有爲爲之而希天  
厚與之以報是視天爲私而不明也會天私而  
不明乎不惟不知眞善亦並昧於天心其亦兩

無着落矣或者唯唯而退余  
因書而記之以便觀省焉

碑文

重修學宮碑記

朱文卿

知縣懷來人

歲戊寅春仲文卿受命涖鄆邑釋奠先師觀廟  
 貌頽敝慨然興歎我國家崇儒右文欲使山  
 陬海澨皆彬彬乎進於鄒魯鄆豐鎬故都菁莪  
 棧樸流風猶存必登進吾徒俾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復古譽髦  
 斯士之風庶副  
 天子壽考作人之化而學宮如是其何以肅觀  
 瞻而振士氣維時卽謀葺治以始至未遑也越  
 歲己卯乃集邑之師儒紳士而籌焉僉曰此信  
 不可緩者文卿乃捐俸作倡學博捕衙與邑之  
 縉紳生童共捐若干而從事焉又以爲非擇紳  
 士之公直知大體者董其事不可於是敦委陳

聖

乃系  
 卷之五  
 藝文

輔辰王心廣姬緣魏六一張雲企陳洪等六人  
監工作越明年而大成竣交卿仍捐俸若干  
營東廡又越明年捐俸若干營西廡整先賢士  
位鋪甬道砌廊簷凡儀門以內煥然聿新其魁  
星樓以及櫺星門照牆方  
計漸次修葺乙酉春奉

天子

名將離職守自以大功不竟有俟後賢方懷  
愧慙乃博士弟子咸謂交卿不可無言以識時  
月固請麗牲之碑辭不獲命則再拜而言曰博  
士多士抑知吾輩莫解之責乎夫崇廟貌肅俎  
豆春秋奠獻歲時獎帥者有司之事也勤勸課  
嚴賞罰舉文武生徒胥約束於規矩準繩之中  
者博士之職也若夫窮聖賢之典籍守學校之  
規程入孝出弟行謹言信士焉由日用倫物而  
直達性天即家修絃誦而早裕經濟下焉即不  
能通於大德王道之淵源亦不至失爲循分守

節之士以無負先聖先賢遺訓與國家學校養  
士盛意此則文武多士之責也有司之職文卿  
待罪七年實愧未堪尚不能不望於後之司土  
者情士身膺師範多士咸屬俊英平日讀書窮  
理者何如夙夜寤寐自矢者何如所受而殫者  
何職所循而盡者何分可勿顧名思義令他日  
入廟駿奔時不至對先聖先賢而汗顏消  
阻歟文卿沐手撰記時且百拜而祝矣

### 新創石櫺星門記

王心敬

櫺星門舊以木爲之緣風雨霜露之浸被不數  
年輒剝蝕蠹傾否者亦慘淡無色前邑君每欲  
易之以石而未果歲丁酉吳侯蒞事之六年庶  
政釐舉乃以石易之於是煥然改觀且可以永  
永不至朽敗矣然是役也不費工不勞民君子  
以爲猶有餘美焉一時庠之師生謂事屬千百

年之特創也。咸欲勒石以誌而特委言於敬。敬惟輝煌廟貌見侯重道尊師之意。樹植久遠見侯事懷永圖之心。值軍國供億維殷之時。創前此之未有而絕無勞人動衆之擾。又見侯幹濟之擾長而要之侯殷懇措注之深。心則尤有在也。夫文廟之祀主先師孔子者。所以明吾道之宗也。陪祀於堂上者。最上則顏曾思孟之四大賢。以次而降則仲弓伯牛等之十哲。所以明傳先師之道與衍先師之道也。堂下而爲兩廡。則當時從遊先師之七十二賢。與漢隋唐宋元明之先賢先儒。又所以明羽翼先賢之道。使流傳不墜也。而必由是門以入。然後堂可升。廡可歷。而先無以昭大觀。而明尊嚴。將入其門者。慢易之心。或生於觀瞻之不肅。無由起。如在之談。以對越先師先賢於殿廡。尙何能以其精神昭先師先賢於羹牆。與精神先已不接。又何以對先



師生願學之思對四陪十哲七十子及漢唐以  
來之賢儒生尙友之志矧望其自上而下揆源  
疏流準孔孟之大中至正以範圍諸賢諸儒更  
從下而上溯流窮源折衷諸賢諸儒之異同偏  
全以會歸孔孟之淵源乎故侯於財力艱難政  
事煩劇之秋孳孳乎於經營必欲成是大觀  
而後心快也然則由斯門者可無震動恪恭之  
意而漫爲出入與侯福建汀州府永定縣丁卯  
科賢書名廷芝字弁長其相與佐厥成者爲邑  
之學博及庠之文學也例得書於是書於左方

### 移建奎星樓記

王心敬

奎星樓舊在聖廟儀門外之巽方歲久就圯僅  
餘四支柱岌岌而立龍岡吳侯涖學之始目擊  
而慨然曰奎壁關乎文運處高則朗耀昭明居  
卑則暗晦閉抑余行天下多矣奎星樓無不踞

城頭是何爲者而建諸此矧頽墮至是而可無  
變置與於是卽謀改修而以櫺星門宜易之石  
以垂永久二事並舉旣措置爲難且櫺星門首  
爲聖廟觀瞻營建亦宜有先後次第於是先營  
櫺星門工訖乃撤樓之餘材建諸城上如其方  
僅五閱月而大功又以告成當是時也新樓煥  
然高出雉堞者幾二十尺東西過者無不人人  
歎大觀焉邑博士與諸執事咸以爲是舉並不  
可無石以記卽余亦心喜創前之未有也則因  
其敦委而仍爲之記其始末且以諗於邑之人  
士曰諸君子知侯之是舉爲邑之文明起見矣  
而抑知文明則非特制舉業爛習之謂也又非  
獨采章文物明備之謂也禮不云乎情深而文  
明易不云乎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必也居是  
邑者幼而學於家塾無不其明孝弟謹信愛衆  
親仁爲蒙養之聖功而後謂之小學之文明也

長而學於黨庠無不共明格致誠心修齊治平  
為大學之大道而後謂之大學之文明也由是  
無貴無賤無賢無愚以親父子而父子親以  
君臣而君臣正推之兄弟夫婦朋友之五倫莫  
不有禮以相接有義以相繼燦然秩然天明地  
察而無有昏瞽驢亂之弊其間夫然後謂之  
情深文明夫然後謂之化成天下夫然後副侯  
慘淡經營之本志耳不然者無論上倡而下不  
應於義為負侯即侯備竭其心力以翼文運之  
昌明而下徒相應以虛文亦負侯一段殷勤務  
建之雅意矣凡我邑人願  
共勉之願其勉之是為記

## 重修文廟碑記

王心敬

辛亥冬文廟整修有次邑之縉紳文學數輩詣  
余而委以記事之言曰惟文廟之類也缺畧久

矣而苦于工作之莫措也自歲丙午潼關子蕃  
李公以選拔教諭吾邑初謁廟觀其狀卽思爲  
葺理修飭之計而心患人情之未洽也越一年  
爲戊申乃慘淡經營先從西廡敝之大甚者從  
事工甫竣而卽從事于大成殿大成殿甫竣仍  
從事于東廡並崇聖祠及崇聖祠工將竣而訓  
導寧夏傅公至則又同心共力舉名宦鄉賢二  
祠與凡廟中頽圯缺畧之處無弗悉意經畫之  
使就于整治而如聖殿十哲之次增宜增之主  
兩廡七十二哲及漢唐以來舊列之位與新增  
宜易之位並無不增移之使各得其宜是又他  
邑往往踈脫之處而公悉如其制而爲者是役  
也爲心勞爲慮周其爲事雖舉職分之當爲而  
其實舉事力之難爲者胥從容料理而使之就  
緒也是不可無碑以記而竊計記之莫吾子宜  
余承命赧然而心計分誰之無能辭也雖然今

余將奚以記哉余亦惟是念自昔願治之主官  
天地府萬物而其殷殷注厝者則首惟重道崇  
學擇師育士以培植人才爲兢兢蓋人才天地  
萬物之寄心而托命也而其承則悉寄托之學  
校其範圍則會歸于先聖昔賢其責任則專屬  
之學官博士而如尊聞行知成德達材期于亮  
人工而熙庶績以無負于國家養育之本意  
則弟子員之關係綦重矣故師有師職而以首  
知葺理聖廟整飭制儀爲崇聖示教之先資士  
有士職而以非法不言非禮不行上明先聖之  
宗傳以自正其學術下厘致君澤民之宏願卽  
學致君澤民之實學爲有補國家而不辱  
校之實務今博士公之職旣舉于慷慨經營  
力難爲之秋頽者胥理圯者胥整缺者胥備畧  
者胥詳舉前此之傾漏一一煥然秩然而畢新  
嗚呼博士之于先資庶幾得矣然則凡我多士

之入禮門由義路仰瞻先師先賢之宮精思研  
以遵行其法言懿行而真成一國家有用之實  
材上之足仰報 國恩而下卽無負于博士幸  
勤整飭廟貌之至意者可漫易哉可漫易哉

### 明道先生祠記

王心敬

明道祠者金侯改建以祀宋明道程先生者也  
明道先生嘗祀學宮與七子配饗春秋矣鄆  
胡爲而專祀之蓋先生生於孔孟後千五百年  
學絕道喪之餘崛起而倡明聖學於吾道有由  
興大功而鄆爲先生筮仕主簿地遺德在人歷  
久彌芳故特祀而報之以慰鄆士民意也邑舊  
卽主簿故署爲祠以奉先生矣金侯胡爲而改  
建之蓋侯以爲鄆之祀先生者以其德非以其  
位而先生之特爲鄆人祀者固其遺澤之及鄆  
音密而難忘抑其道化之被鄆者遠益可師而

故署之棲先生主者連縣衙逼城隅雜沓費  
非特使誦習先生之道者無由朝夕居稽於斯  
觀感而生奮興之思即慕先生之風者思欲奉  
瓣香以瞻禮之亦不易是亦風教一大缺事故  
特舍是而創之寬間肅清之區也侯之任鄂各  
日四年其實前之二年半在省後之二年半在  
邊邊事未已而即以外艱讀禮解任去於倥傯  
急遽之中胡為殷殷於是祠而圖之且侯潔以  
勵搽去官之日自奉束裝之維艱胡為獨於是  
祠拮据而成就之耶蓋侯夙承其尊人副憲公  
趨庭之訓每欲本經術為治術以報君親故其  
涖鄆也適值大荒之後則捐已貲墾荒田設法  
招流移開義學修學宮以勵士氣禁淫祀正禮  
俗以祛俗或無非本六經厚生正德之遺意敷  
為注措而明道先生內聖外王之真儒適樹儀  
型於茲邑故慨乎慕其人心其道而因以祠諸

寬閒肅清之地使後之泣斯土而名爲吏誦先生書而名爲儒者便於展祀因以觀感而生與起則倣之心也蓋侯曩常謂敬曰明道祠或使襄得數年於茲他日置學田廣屋舍卽此爲明道書院延通明正學之儒以闡明周程之微旨使鄆人於帖括口耳之餘知有天德王道之學斯滿素願耳嗟呼侯之志意深遠如此旣不幸而不獲遂且他如絕現年之弊以蘇邑困開河渠以培斯民無窮之利皆抱恨於欲爲未及而不能不於此終始成就之乎嗚呼鄆自開闢以來其建侯邦也不知其幾千世其郡縣而令佐茲者又且幾二千年不知幾何人矣而獨以周西伯宇宙爲昭繼此而二千餘年獨明道先生以一主簿官垂休於無窮然則官於茲而行義達道學於茲而隱居求志者亦可識道德經濟之淵源而知所則倣矣祠旣成邑人士謂不可無



記以誌侯盛心而示後世也咸委記於敬敬辭  
不獲命因沐手而敘其改置始末者如此侯名  
廷襄字應枚廣寧世家副憲蒼梧公季子

### 重修澇河石橋碑記

王心敬

澇水自南山來北入渭水其傍邑西城而下者  
為東西往來孔道有橋舊矣而石橋之建則自  
先太史漢陂公倡建於明嘉靖之壬寅自後凡  
三加修補迄於今距創始之日蓋已百六十年  
而去年四修之日亦幾五十年矣日人就圯行道  
嘆嗟歲乙酉秋八月邑令君蕪湖張侯式蒞茲  
邑始事於西郊則目觀而心惕曰此橋頽敗若  
是失今不治萬一明秋霖潦後將有費十倍難  
為力者然以秋冬工難施也踰春為丙戌侯乃  
大合邑之紳士耆黎而謂之曰橋工必不可緩

顧事公事也。今余欲計操均輸若紳衿之義相  
則多寡惟心可乎。又勞事也。今余欲擇人而任  
事若鄉約之効力則四街惟均可乎。且雖因  
實創也。今予欲匠取於曾修清河之舊工而因  
時相勢劍聽任事者公酌其宜可乎。衆僉曰善。  
侯於是捐俸作倡。揖衆而授事。如授大事焉。雖  
時請任事二十人者亦僉相謂曰。橋吾邑事也。  
而以厘吾侯念。頃吾侯俸。我人獨何忍惜微費。  
綿力者則約以逐日。輪身輪管不得以家私贖。  
乃日曠日者有罰。飲食咸惟自備。不得費公中。  
一錢一粟糜費者有罰。而侯與捕驢朱君又時  
時親臨而相視者無間。蚤暮故自始事以至訖  
工爲日僅百有三十而數十年不易成之工。乃  
告成於一旦。及秋果霪雨。決月河水崩決。倍常  
歲而橋獨得無恙。於是舉邑之紳士耆黎咸噴  
噴相謂曰。匪是修也。橋豈能至於是。且非義侯

預見之明裁定之法委任之專且審又豈易有  
此者則相率而委記事之言於余余辭不獲命  
則拜手而言曰昔周大夫過陳見其橋梁道路  
不治而規其國之必微又十一月成徒江十二  
月成輿梁子輿氏亦以爲君子平政之宜先沿  
及後世長民者且以此等事爲民間事非官與  
也而遺置若罔聞向使吏人土者悉心民瘼若  
侯則安見古之良法不可盡行於今又使未雨  
綢繆蚤見而預決盡若侯之於此橋天下又安  
有不易爲之事而不可救之禍者且使國家變  
理弘化興利除弊皆得如侯之明決推誠而任  
之又安在事難於謀始而功敗於垂成者是役  
也以及之爲鄴則澤存百年以之規侯且可得經  
濟之大畧也余旣喜侯能捍患於未至復惜侯  
以大才僅此小試而且願後之觀茲地者視一  
切興廢舉頽勿憚其難勿緩於圖一如侯之見

利卽興見害卽除而使吾民被澤於無窮也於是乎記以誌之乃若督工視事輸財捐粟者之姓氏則具載於左方亦君子善則必錄之微意云

### 漢陂唐杜工部祠堂記

賈

鉉

觀察河東人

唐以詩賦取士而賢良方正之義衰房杜姚宋而下秉國鈞者寡剛正之風乏遠大之器降及盧李之徒承爲階使國步陵替卒以不振公以直諫忤旨流轉隴蜀間鬱抑在下奔走困窮有屈平之遭而無怨悱之色觀其著述則忠君愛國皆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言東坡所謂穆契自許信非虛語非當時諸子所及也公先世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父閑終奉天令天寶末公獻三大禮賦元宗奇之名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

叅軍祿山之亂肅宗徵兵靈武公自京師宵遁  
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拜右合遺以疏救房琯  
出爲華州司功叅軍時關畿亂離穀食踴貴公  
寄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梠兒女饑殍者數  
人會鄭國公巖武鎮成都奏爲節度叅謀檢校  
尙書工部員外郎及武卒乃游東蜀沿湘流過  
衡嶽寄耒陽遊嶽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  
耒陽令自擢舟迎還承秦二年啗牛肉白酒一  
夕而卒致公出處終其身輒軻不得志而江湖  
廊廟之心未嘗一日無也按其游歷諸什則曲  
江漢彼之間爲多蓋以嚮往之所在耳噫嘻使  
公登宰輔執樞柄以盡伸其所負房杜諸人不  
難並而范陽之變或中沮焉乃放逐顛躓寒饑  
以老經緯之畧不得一施而徒發抒自見于篇  
什豈不惜哉余巡驛關中過鄠邑觀漢陂俛仰  
流連猶想見公當時游息之地與岑家兄弟賦

詩憑弔之概，伍回徘徊久之，濃悼公之遇，惜其才高其志，而竊謂其券蹟不可，以終湮也。乃謀諸鄠令朱君君，君亦風雅士也，欣然有其襄之志。余乃捐俸爲之，構堂數楹，祀公其中。朱君實經理之，余仍屬以時薦蘋藻焉。昌黎云：鄉先生沒，可祭於社，矧公也。與爰石以記之時。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七月望日也。

### 漢陂創建杜工部祠記

朱文卿

己卯春觀察可齋賈公以公事道經漢陂，慨然想見唐杜子美先生泛舟賦詩，逸韻亮弔久之。顧文卿而謂曰：子美先生當年遊歷此地，篇什咏吟不一，而足其精神靈爽，當且眷戀於此，竟令勝蹟無存乎？文卿揖而對曰：自古有大功德於其地，以及各賢碩儒忠臣孝子節婦義夫足

爲百代矜式者鄉邑咸祠而祀之以勸將來先生當唐天寶之亂位不過卑散間關數千里奔赴行在至其平時則觸時感事憂國愛君之義輒形楮墨一腔忠憤皎皎乎盟日月而泣鬼神故其足跡所至後之人往往追念餘芳建祠刻詩矧此地先生杖履遊覽而宋令張公汲亦嘗於其上爲空翠堂今堂雖廢而址則存誠卽其故址構堂以祀庶幾遠山拱翠碧水呈波如觀先生丰采焉鳴泉水澂松韻竹聲如聞先生嘯歌焉以表前賢則芳徽不墜以風後世則勸善有型視世之敝所事以事無益糜有用之財以媚不經之鬼者得失不有間哉觀察慨然曰可歸而遂捐俸四十金委某經營不足者某倍以俸補成之其制爲臺五尺爲堂三楹外繚以垣塗之白堊也正前爲門外爲坊共費錢凡百二十餘貫越三月而告厥成觀察手題扁聯懸簷

楹書片石置諸壁間某念不可無記以識始末也於是本其緣起而碑之嗚呼工部之烈不顯於唐史獨以一念忠憤鬱鬱於胸惓惓於口千載下溯其流風遂至瞻念無已俎豆不忘况於實建奠國安民之勲者乎後之觀者亦可以觀感知勸矣

### 重修漢陂空翠堂並建崇文閣碑記

李滋

空翠堂創始於宋之邑令張侯繼修於有明邑令定襄張侯入

國朝則歲久時長斯堂已蕩然無存歲庚辰河東

觀察賈公以公事道經其處登臨之下慨然有

意於子美之爲人也亟捐俸屬前令懷來朱公

卽其故址構堂而祀焉曾幾何時而向之屹然



孔固者復頽然傾圮矣辛亥秋余偶遊於此邑  
會子員某某隣是陝者咸來顧余余顧謂是堂  
邑之勝蹟也今若不亟爲計後必有難爲力者  
余欲與諸君不惜拮据之瘁以戒久大之觀  
可僉曰唯唯爰捐薄俸并引言于疏醲金鳩工  
清吉從事爲之固其垣墉葺其棟宇并建崇文  
閣於堂事之左始于辛亥之冬成于壬子之春  
工既竣諸弟子員延余而落之且請記焉余曰  
是閣也高廠豁達四顧無礙豈但藍田之月紫  
閣峯陰之雲爲斯堂几案閒物哉東而華嶽之  
雄峰西而太白之積雪北則九變五陵之烟樹  
咸陽古渡之樛櫨皆可挹而取覽而盡也大哉  
觀乎洵可迎空翠之來而無復有遺焉矣且君  
子之作事也豈直快遊覽已哉諸君獨不見夫  
舊石之紀載乎前張侯創之於地隸清平之  
者非好事也懼名勝之易湮悵前徽之忽泯而

貽後人以俗吏不好古之誚也後張侯修之於  
兵戈捨攘之秋者非勞民也思以紹勝跡於既  
往垂成規於將來求不負乎修廢舉墜之職也  
至賈公則論世知人俯仰上下慨然有顯微闡  
幽之思焉朱侯則景賢崇正深情遙致卓然有  
型俗維風之意焉是皆可為履官蒞政者之式  
矣然迄今空翠之堂長畱於漢陂之上而諸公  
之名亦遂與杜公之賢並存於斯堂而不朽誰  
謂後之視今不猶夫今之視昔也歟今諸君慨  
然以創修垂久之功引為己任使斯祠一時煥  
然改觀而凡後之遊是陂者履其堂望焉黜焉  
登其閣輪焉奐焉讀其碑曰是某侯之所創而  
建之者也是又某侯之所修而葺之者也而要  
以承先待後使前人經營之苦心可相傳於不  
替者則余與諸生今日之舉誠可  
為後來守土者之一助也是為記

# 重修婁敬庵碑記

王心敬

婁敬庵在縣治東北可五里許其殿閣之創置始末今皆無能詳考要之其地舊載山經地誌實稱名勝而縣之東若北稱巨觀爲土人歲時報賽者則莫是庵若矣歲久就敝鄉社耆老等鳩衆力而補葺之以爲不可無以誌時日也咸諸余而請爲之記余曰有是哉是固不可已者今夫里巷信善之家或鄰里忠厚之士素愛敬於鄉黨者一旦觀其室廬傾頽門徑蕭條尙且爲之感慨歔歔攘臂而思援今以八村千百年共祝以庇庶捍患之神祠一旦聽其傾圮而曾無有人過而問焉其若仁人君子之議其偷薄也何且夫前代益人國家有關風教者雖其一事之善一節之長往往徂豆邦國崇之無窮婁侯以徙戍脫輓輅被裘而謁漢祖陳建都之太

計論敵情之叵測欲息肩邊備則建議和親欲  
強固京畿則建議徙豪傑大家實關中雖律以  
古純王之佐不無權譎要結之訾而要之於保  
安漢家宗社休息當日鋒鏑餘生之黎民其功  
至大其澤至渥三傑而外未容更讓一人也乃  
若其功成名就浩然長往直上繼子房赤松之  
遊而掉頭一去不復顧其亦庶幾乎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之明哲雖以蕭曹韓彭輩視之尙且  
不無愧色况灌絳而下乎葦祠永祀是亦可屬  
世之齷齪貪癡見利忘害知進而不知退者矣  
禮曰有其舉之莫或廢也矧有當於崇功報德  
之義哉修而葺之禮斯爲當至捐貲督公之姓  
氏則碑陰俱  
載也不贅

社倉碑記

西安府鄠縣為欽奉

諭事奉

本府王

帖文

布政使司劄付

巡撫部院案驗准

戶部咨陝西清吏司案呈雍正七年六月二十

六日奉

上

諭據陝西總督岳鍾琪奏稱前奉

恩諭陝屬

設立社倉一事於雍正四五年司庫耗羨銀

內發各州縣十四萬五千八百餘兩共採買穀

麥三十九萬八千七百五十五石零計州縣小

者二三千石大者七八千石儘足立社倉每年

借放之本尚存銀八萬八千七百餘兩分發各

處蓋造社倉約以京斗一千石為一社每社倉

一所不拘房屋間數總以足貯二千京石為率

請救下署督臣查郎阿撫臣武格於各州縣開

部系直貢案卷之五藝文三

鄉分社建倉令同社各村堡之老民公舉倉正副經管本社倉糧合計陝屬州縣約買糧四十萬石共應建社倉四百餘處務於今歲秋冬辦造齊全將糧分貯惟是地方督撫州縣作何奉行則爲利爲病之分途論以在官在民爲大要今陝省大僚皆不知臣原奉恩諭之由但見從司庫發銀旣存菟懼之念又見情貯虧空處分之嚴例每遇州縣請領社倉銀兩撫藩過其慎重誠諭甚嚴州縣亦懷貽累之憂將所領銀兩不肯交與倉正倉副仍勒令里甲採運又有令胥役家人幕賓收放者始而勒買旣而勒備陝省百姓竟呼此項麥穀爲皇糧不知立社倉之愚意臣以設立社倉聽從民便之語再四聽告諄切可寧不遺餘力無如大小官員謂臣言泮無憑據嘖嘖訾議其所以然者祇以因民所利之明詔未頒是以在官在民之界限不定伏

乞特頒社倉諭旨交督撫恭錄鑄石每一社倉頒發一本張掛曉諭臣又謹擬社倉條約亦請發各社倉刊刻木榜豎立倉門使鄉里愚民人等語朕惟國家建立社倉原令民間自行積貯以百姓之資糧濟百姓之緩急其春貸秋償及滋生羨息各社自爲經營登記地方有司但有稽查之責不得侵其出納之權此社倉之故法也是以各省有請立社倉者朕皆令其聽從民便毋得強勒捐輸繩以官法以致便民之舉轉爲民累所以曉諭各省督撫者不啻至再三從前岳鍾琪在京時請於通省加二火耗內應行裁減每兩五分之數暫凡徵收發於民間採買穀石分貯社倉俟採買數足卽行裁減是於暫收耗羨之中隱寓勸輸之法實則應行酌減之耗羨卽小民切己之資財代民買貯之倉糧

卽小民自捐之積貯此藏富於民之良法最爲切實而易行是以允諭所請令其辦理乃陝省官員不知此項穀石本係民資又未識從前岳鍾琪奏請之由以爲收貯在官卽是公物不肯付民經管而胥吏司其出納者遂有勒買勒借之弊殊非數年以來朕之周咨詳畫多方生養斯民之本意矣今特降諭

旨

將朕允從岳鍾琪之請並岳鍾琪之陳奏原委明白曉示着署督查郎阿巡撫武格刊石頒佈俾各州縣鄉社小民咸知朝廷經營設法之蓋藏實百姓自爲歛散之資用倘地方官有於社倉穀石創議交官不交百姓或指稱原係公項頂爲公事侵那之地者俱以擾撓國政遺悞民生論從重治罪其岳鍾琪所擬社倉條約着戶部抄錄交與該督撫分發各州縣刊刻木榜於各鄉社倉豎立以爲永久程式特諭欽此相應



諭旨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到院司府備行到縣

奉此除將條約刊刻木榜分發各社豎立以為

永久程式外合照諭內事理恭錄鑄石曉諭所屬軍民人等一體

澇店鎮重修關帝廟記 王心敬

澇店為吾邑西北市鎮前代天啟三年本鎮與南澇店魯家寨三村居民于鎮南建有關帝神廟坐北向南凡正殿三間獻殿三間左右廊各三間門樓一座前兩旁建有鐘鼓二樓樓前則有侑饗樂樓三楹峙其中正前則又建山門三間其地址凡五畝九分有零八

本朝則順治三年八月間三村人又增正殿後之

寢殿三間極前又建門樓一座而再修于康熙

乃系重刊志 藝文

三十年間歷歲滋久前後正獻廊廡門樓諸殿  
閣相率敝漏雍正九年歲在辛亥三村居民乃  
輸貲鳩上一一整理而補葺之于是廟貌煥然  
一新越一年為壬子三村耆老羣議豎碑記事  
以垂永久乃詣敬而委以敘述始末之言敬惟  
國家建邑居民即期以風醇俗美以故神道設  
教自王畿達郡邑先師孔子城隍二祀而外獨  
闕帝一廟載在正祀有司歲時奉事惟虔蓋城  
隍神主邑福善禍淫之冥柄先師孔子是為千  
萬世倫常文教之宗師而闕帝則忠節義氣炳  
于日星不但可愧薄夫之顏又足寒鬼魅僉邪  
之膽是乃人間世威武正直之型也故自宋以  
來累朝崇奉日以益盛而  
上龍飛凡所以褒揚崇禮者則又無所不至也  
方今海內淫祀種種而關中為尤甚即西安一  
屬無稽之祀不可勝紀而鄠則又屬尤甚今按

上

澆鎮三村之居民不下三四百戶其幅員且綿  
亘十里有餘而舉三村之祠廟顧無大于此而  
其崇報之祀亦更無豐于此者是三村同爲鄣  
民而獨知仰體國憲首崇正祀也卽其習尙  
之獨爲向正從可知矣是旣不可以無言且邑  
中自甘載以來供億西兵兼之雨暘不時往往  
粟價騰湧是廟之修則約計二百金有餘而三  
村人皆從節口縮腹而成之是三村人不但獨  
知崇正而且能輕財尙義報答神惠也敬且喜  
三村人心之獨爲近厚尤足爲吾邑儀型矣而  
又能已于言耶雖然書有之黍稷非馨明德惟  
馨詩有之神之吊矣貽爾多福且推明貽福之  
實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夫羣黎百姓之質奚與神惠神之貽福奚獨歸  
之羣黎之徧德凡以崇報明神要在自馨其德  
而不存徒豐于祀享之文貌神之欲顧則初非

有他庶徵殊祥以示靈貺但默貽以風俗醇良  
子孝忠之常德令成王氏之皞皞卽屬宇宙  
之嘉祥由此言之人神相通惟此一段正大醇  
麗之氣相爲貫注不間毫釐也矧如關帝者精  
忠大義之英風磊落光明之正氣土徹天壤下  
照來茲卽其所欲顧者應惟是忠義二字之爲  
惓惓豈俟言哉豈俟言哉今三村居人有士有  
庶縱不必服從王事擔宣德捍禦之責要之皆  
履君之土地沐君之教化必也急公尙義安分  
奉法仰體明神之真忠而人人以忠爲心行然  
後對越真忠之明神而無慚卽明神且鑒照三  
村隱貽以多福而不替也又三村居人誰無  
父母誰無兄弟又誰無婦子共在彛倫之中卽  
共有各盡之正職正分相協厥居必也爲子皆  
孝爲兄弟皆友皆恭爲夫婦皆義皆和爲父皆  
慈而知教而人人克明天經地義之大閑然後

對越大義克昭之明神而無慚即明神且鑒照  
三村而隱貽以多福而不替也又三村居人宗  
親其所自有朋友其所自有鄉里接遇其所自  
有即交與綢繆財賂贈遺豈其能免必也于宗  
戚而有恩以相維于朋友而有義以相聯于鄉  
里接遇而克睦克信人人相尚于崇禮貴讓布  
公開誠之路而不蹈虞詐豁刻之陋轍然後對  
磊落光明之明神而無慚即神且鑒照三村而  
隱貽以多福而不替也然者廟貌縱巍然煥  
然竊恐神之歆顧不在此矣惟三村居人于吾  
邑固推獨能仰體國憲而且能輕財重義  
者也顧不知果以敬言為有當否耶謹記

# 重脩大觀樓碑記

李文漢

知縣金谿人

邑之有樓舊矣高明宏敞當邑之中環顧四境  
瞭如指掌蓋規倣會城之制而為之他邑未嘗

有也前明晉陽張君剏建於天崇間歷今百有餘年巍巍稱大觀者其棟梁懷桷且漸就傾圮矣八年癸亥冬余奉

簡命來蒞茲土晨夕往來時縈於懷而經營諸務

未遑也越明年甲子事集民安漸次就理乃招紳庶聚議籌畫圖所以鼎新之衆咸稱善蓋深維斯樓興廢有關治跡其望長安于日下指秦隴于雲間終南良其前渭水縈其北舉境內山川流峙之奠定安瀾四野禾黍之奕爍禮茂丁壯亞旅之深耕易耨老穉婦子壺漿饁餉夏歛秋成之豐凶盈歉凡一切官廩廬舍城池門屋公私利病之所在時時經緯于心曲者無一不可周覽無遺下指顧間也則斯樓之興宰斯邑者不得居其功斯樓之廢宰斯邑者實難諉其咎其所係詐淺鮮哉顧余綿力未能大爲措置爰捐俸首倡而士民響應歡欣輸財鼓舞効力

功始于乙丑之三月告成于八月向之頽敗零  
落者一旦煥然改觀矣適節屆重陽邑之士民  
乃相與置酒高會邀余其上而舉觴屬余百年  
廢墜賴公修舉公其爲記以垂不朽將此樓之  
崔嵬鞏固累百世皆拜公賜矣余曰唯唯誠如  
若言柰余樸拙弗工藻績何然使以不文謝而  
遂泯無一詞托諸貞珉其何以使後之覽者登  
其樓遊其宇徘徊瞻眺之際慨然遠想感不朽  
之言思不朽之謀以永不朽也耶則是記也又  
惡可已爰是不嫌固陋撮其廢墜脩舉之巔末  
而爲之記

大清乾隆十一年秋七月穀旦立

### 李賢侯美政要畧記

鄂邑李公諱文漢字上昭江右金谿之闕閭也  
少負不羈材有乘風破浪志壯遊京師備職內

閣聞西陲告警遂投筆事戎軒焉已而外寇大  
 靖以軍功推授鳳陽府參軍又以大功四次保  
 舉卓異八年癸亥冬授郭令甫下車即以整頓  
 戶口休養生息興廢補缺為急務美政匪一而  
 大要有五一日重修大觀樓樓在市心前明晉  
 陽張君做會城之制而剏建於天崇年間渭水  
 長其流終南永其峙花柳煥發於西郊禾黍秀實於北  
 隴凡一切官廩民廩公私利弊所在一登覽可  
 洞悉於指顧間也 公念所係之鉅而惜其年  
 久漸傾棟宇將崩行人屢覆是懼爰捐俸首倡  
 而士民響應歡忻鼓舞輸財効力不數月而厥  
 功告竣此乙丑夏秋事也越明年丙寅今

上

盛德日新治益求治爰下補修城池之命夫國  
 家承平日久天險天塹概置不講為宰者率以  
 傳舍視之問有補葺第聊示粉飾而其實塌損  
 日甚 公卽聚斯民而謀之諭以大義民僉欣



然曰圖報

皇恩卽在捐力急公

公卽如其意而爲之請上

憲嘉許之

公又捐輸以補其不逮不數月而

高深在望稱保障焉

今年春都人士爭登覽勝

流連竟日遠近傳爲美談

謂非賢侯之力不及

此此美政之二也

公又念學校爲風化之原而

聖廟實斯文重地丙寅秋卜吉重修捐俸一百

二十兩有奇以爲多士倡修兩學衙署建育賢

坊雲路坊二座以爲風氣之助宮墻門屏易朴

陋而爲壯麗內外氣象煥然一新是賢侯之太

有功於名教也而且念邑無公所偶爾輶軒遄

臨每苦假館命鄉約中老成公正有材幹者董

其事於東街之南創修杜亭公署往來行人旣

已樂觀其成矣不寧惟是城西之郊有滂河焉

往歲被水衝堤岸橋梁幾爲湮沒公見而驚

之急傳附近士民捐貲鳩工砌石于焉鞏固咸

不系重寶云  
卷之五  
藝文  
三

慶安瀾羣黎感德爰樹惠愛坊曰恩同澗水豈  
其誣哉夫公勵精圖治寬恕仁明美政固難枚  
舉而此五者乃其大端也合邑士民樂其邑有  
賢父母將歌功頌德以傳不朽屬予爲文以附  
諸邑乘予曰表章美行予素志也矧公盛德  
感人實心實政尤予所日覩而心折者不能備  
述其詳敢忘其畧乎謹撮其要而爲之記若夫  
新立在縣社倉創捐穀五百石勸邑士民捐穀  
數百石立社學十餘所勤化導徧鄉村皆彰彰  
在人耳目間者也寧畧而不書

峕

乾隆丁卯季春儒學教諭年家晚生楊景聖拜

撰

災異

康熙二十三年秋旱

康熙二十九年秋大旱禾不登至三十年饑益

甚草根樹皮皆盡秋冬復大疫摧傷無數三

十一年夏麥仍不登人相食邑民十七六人

百室之村止畱十餘家而此十餘家者亦止

餘前次十分之三十四蓋前代史冊所載荒疫

之慘未有甚於此者至秋始雨菽麥登蕪菁

熟存者始賴以生

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地震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十二日地震有聲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十四日天雨黃土一時昏

黯如霧既而大雨是年夏禾大傷

康熙四十九年四月初九日酉時雨雹傷禾先

是乾方陰雲慘黯異常須臾復變為昏黃震

雷驚電與雨俱至不移時雜以冰雹大者如雞卵小者如棗栗隨雨如注凡雹所經過之處麥豆俱傷是年遂饑計自縣境西北起斜經東南長約有三十餘里濶約十餘里凡被傷者三十六堡當雹下時泥水腥穢之氣撲人曰鼻次日平地拾有魚鼈蚌蛤之屬長老相傳爲百年未有之異焉

康熙五十二年秋大旱禾不登

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初四日雨雹

康熙五十七年三月十一日隕霜殺麥

康熙五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戌時東鄉自五

周村起至辛家庄凡五里南自龐村至北地

五橋凡七里村堡共一十有六二麥復災於

雹與四十九年西鄉無異常雹未降時二麥

豆苗已薄於久燥繼傷於春霜至是此十數

堡者復重以慘電遂顆粒不收秋穀未收前  
數月幾不可支

康熙五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地震有聲人畜  
有壓死者

家鼎立終六

卷之五

# 重修鄆縣城垣碑記

蓋聞有非常之人然後能建非常之功所謂非常者籌畫存乎一心而又必協乎萬物之情務使歡欣奔走共効厥功而及其成也舉數十年廢墜一旦煥然鼎新夫乃信此一人率作興事足以垂利賴於無窮也鄆邑城垣創於金大定中至前明崇禎之季萑苻肆起民無寧居晉陽張公諱宗孟者幸宰是邑嚴設備焉而羣黎始有安堵之慶四城門石猶有存者迨我朝定鼎以來康熙二十年邑侯康公雖亦重修矣六十餘載傾圮者漸多夫有城而不繕與無城同司牧之謂何而顧使保障之無術耶金谿李侯蒞任之三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爰呂公餘登陴而望曰美哉邑也終南亘其前滂水環其右顧乃周垣之繚不克比於崇墉無論鼠竊

朝

堪虞抑何以壯金湯而稱屏翰乎正議捐俸修輯適於乾隆十一年恭逢我

**皇**

上仁風普潤蠲免正賦止輸毫纖當是時也吾

**旨**

民咸荷彌極深愧涓涯莫補適有奉

**願**

勅公帑修城之命邑士庶相聚而請於侯曰

**恩**

願協力各出蠲免之餘固我城池仰報

**賢**

省閱以稽勤惰惟堅固是圖惟時紳士父老見

**侯**

之鳩工飭事將以永庇乎桑梓也於是各捐

**已**

貲爭先趨事羣工効命千夫畢集自丁卯二

**月**

興事迄四月而竣其規模之壯嚴丹雘之輝

**煌**

視昔不啻過之又復鼎新北門改其額口寧

**遠**

從此杜亭縣治煥然改觀地效其靈人傑萃

**出**

鄉科進士蟬聯而登信乎非常之舉足以利

**賴**

乎無窮矣董工耆民數輩欲紀侯休績因

**同**

問記於余余觀於茲役而見上下之孚焉見備



患之豫焉見任事之勇焉見恤民之仁焉見風  
氣之隆焉惟孚故議協惟豫故用集惟勇故事  
舉惟仁故工不匱而民有終惟隆故科第發而  
人才盛然則謂斯舉綦難而侯爲非常人也不  
益信哉至侯之善政則有大觀樓之修學宮之  
建澇堤之築行館之設其事具於廣文楊先生  
之記茲不贅書

欽

賜進士出身戊辰科進士長安鄰治年家弟王  
元常拜撰

乾隆十三年孟冬月吉日

### 新開渠道記

大中丞臺陳公前後來撫關中殿殿於農田水  
利飭郡縣實心經紀大關南北與廢疏淤八水  
支分桔槔滿野所在都成沃壤洵秦民千載之  
福歟我 邑侯李公分蒞茲土勇於民事每謂

泉源壤脉周知未悉興作轉以病民八年申百  
廢具舉其於溝洫若姑緩以須也一日意果乃  
進紳士暨父老曰境內澇水實稱巨浸第自峪  
出口遶城趨渭我邑三面壤地曾不能挹涓滴  
呂白二渠故址漸湮其議所以濬之直栗峪口  
二流泛溢入河雨止卽涸又中隔深溝當分別  
木石接置飛槽俛疏之以歸有用於柏泥渠口  
修成石壩分截上游水勢愈大卽循渠尾轉旋  
鑿開偏僻溝路引之迴飛暢注併帶衆水徑東  
趨北匯呂白故渠西折入澇則旣縱之又復緯  
之直者不溢瀉橫者有聯附絡繹隴塍之間清  
湍如織一同四面黍田稻畦又何旱暵之足憂  
旣又申言曰惟是新開渠段按有軍民糧地在  
地主或踴躍願捐計將來可收倍息遺糧累賂  
如偏枯何庶地畝照值價買糧額開除再置良  
田收粒足輸新舊正供斯不損上而可以益下

其需用價值及飛槽木石等料俱出官捐無費  
我父老銖黍咸手額曰此誠鄆民百世之福也  
公乃上請中丞陳公委二曲令鄒侯勘之  
鄒固賢尹於本邑與民利靡不周者遂偕公冒  
風雪邁行循阡越陌廉其實復代上之  
公報可卽於己巳冬各堡附近居民役車其休  
爭先開濬深廣如式力不擾民費無私歛而厥  
工已成夫吾思呂白二公督疏舊址吾儕卽以  
名渠弗諉其德今我公創闢新渠而又導之飛  
槽接引之法俾水泉滋茂萬耦均沾其於二公  
爲有光者歟各郡邑賢侯盡力溝洫或恒意喻  
色授勸民勤趨於役能有懸魚節儉爲民興利  
孰籌善後而不顧二項鶴謀出所有以經紀之  
哉矧公下車後恢闔泮宮培養士氣繕城郭  
以保障我民滂河則建石梁民不病涉創杜亭  
公署縣有施舍葺大觀樓以存察灾稜書雲物之

意豐程片壤古治犁然今更無虞澤不陂矣公  
之俸米幾何其頃筐暨之也我鄴民將世食其  
德當復何如哉僉曰今名李公渠以昭示我  
子孫可乎余曰善因爲記之金章諸石  
中憲大夫知湖廣黃州府事邑人王勅氏拜撰  
乾隆十五年孟冬月吉日 闔邑士民公立

### 改修崇聖祠碑記

鄴以藪爾之區山水擅名關中東有豐鎬舊址  
菁莪棫樸之化振古攸昭予以西江蒲柳癸亥  
歲

簡

命來茲覽山川之形勝恍親碎雍鐘鼓竊心儀  
其人文薈萃而美富宮墻當必可大可久無缺  
廢也比謁廟見殿廡頽蝕風雨而墻垣湫隘將  
圯墻外爲學巷巷東有學舍數楹崇聖祠卽  
在學舍門前而孝子祠與民房又夾雜於其間

盛

傍徨四顧慘目怵心時以公務蠅集雖切切於斯舉未暇也越乙丑至丙寅案牘稍清勉捐廉俸會邑紳士之慕義者公議修建育賢雲路二坊周圍蜈蚣墻若干丈又植翠栢若干株經始於丙寅觀成於丁卯信非因陋就簡豈云軼後超前顧崇聖祠未及議遷覺所以安神靈而啓哲者猶有雖美弗彰雖盛弗傳之意方今世重道右文至聖追封五代殿宇崇闕與大成準更令天下所在罷縣有廢必興誠盛舉也且夫聖道昭如日月原不以廟貌形勢爲顯晦獨是士苟學聖人之學雖撫天地之茫茫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補苴罅漏張皇幽渺猶將刻苦似續之矧茲神人位置尊卑前後瞭若指掌前君子旣已習而弗察而後焉者仍復聽其倒置而莫爲之所則後之視今不且猶夫今之視昔也乎猥以蒞鄠數年簿書錢穀之餘一

聖

切興廢舉墜必為次第籌畫所以杜亭行署建  
修大觀樓重新必候城垣告竣雉堞連雲方可  
積漸經營隨值軍行旁午又復饑饉存臻理餉  
需員羽檄催奔雲棧賑荒乏人奉調代庖涇干  
夙夜之盡瘁靡暇而議興議遷之舉仍是有志  
未逮既而凱旋時豐又因周康王陵雖屬咸陽  
境地特令鄠邑分辦奉文料估興修限期甚迫  
又復拮据趕辦陵工甫竣而定湖薛君奉委署  
篆鄠學宮薛君固司鐸蓋庠重新

廟學宮者也語及斯舉擊節稱善嗣後漢上郝  
君亦蒞司訓任予深幸公務之暇得以完未逮  
之初志又喜勸事者之有同心也因將議遷始  
未呈明 憲允而後乃今共有以決此舉乎祇  
緣厥費頗繁窃憂權輿弗承用會同城僚友暨  
前事紳士敬告同志共破慳囊倘蒙施助則涓  
滴尺寸俱關大義迨積腋成裘學宮之體制完

整卽土氣之煥發適駿而菁莪棫樸之薪傳或可躋美來茲是則予之所深望也夫

乾隆十六年二月十一日

知鄆縣事金谿李文漢立

### 新建西河亭碑記

鄆為豐邑舊疆辟雍靈沼相距一舍雖千載為墟矣而河山不改名勝猶昔如白雲紫閣羨波草堂三唐名士杜韋岑溫爭置別墅擷芳遊詠於此固勝地名區甲於三輔洵不亞藍田輞川諸莊也按邑志臚景十二西郊花柳則擅勝郭門第一歷朝騷雅名雋更多題賞脍炙到今惟是水蒨堤垠圓沙淺草無風臺月榭為憩足憑欄之所且道通二曲遠達太白乙諸峰行客販夫息喘無地皇華驛使以迨憲節行旌官師迓送亦祇露處鵠埃古昔未遑實為漏典

勅不自揣數告里閭同志願醵金購具營爽塏於花宮左前貼依官道匆建一亭同志僉不予拒事聞於官我

侯金谿李公輒首捐清俸俾觀厥成忽諸父老深長思曰

侯固九載於茲田疇子弟飲食教誨吾儕洽髓淪肌彈指右遷不允借寇其曷以志弗諠今前則有亭再議築堂於後無論體勢深廣將來

卽爲我

侯遺愛亭但加祿位長生可免倉卒周章鑪錘

另起也僉手額曰善遂爭先輸值庀材鳩工揆

日興役畚揭絡繹爲亭爲堂計各三楹每間深

二丈寬一丈棟宇墻垣質堅體厚不施黝堊用

垂永久工肇於辛未春三月告成於夏六月顏

其額曰西河亭蓋仍志載佳勝踵事而補其闕

也役成都人士色喜讌集偕來周遭巡矚百雉



雲屯一橋虹跨俯臨澗水激紋瀨濫遠眺南山  
螺髻雜暎晴香飛翠麥隴稻畦巉綠流紅桃英  
柳線旦暮春秋爭妍遞嬗當與白雲紫閣羨陂  
草堂競勝千秋也矧後日者同我父老傍花隨  
柳酒尊鯉榼俎豆馨香我美人實哀然在座  
焉且與明道先生祠廟輝映今昔矣將西郊  
行樂又何至重慨於山榛隰荅哉爰叙而章諸  
石

中憲大夫知湖廣黃州府事加三級紀錄五次

邑人王勅

氏拜撰

闔邑士民公立

### 捐立鄆邑城中社倉碑

昔朱子於福之崇安縣開輝鄉借常平米六百  
石置立社倉夏貸冬還每石取息米二斗歉年  
則免之積十有四年除還原米六百石所收息  
米至三千一百石之多雖遇凶年是鄉獨不闕

食我

朝倣而行之社倉遍天下生民之利賴實溥豈非  
先賢之良法利萬世而無窮者歟鄆邑社倉共  
一十二處皆散在四鄉而城中獨無借貸者頗  
未稱便也乾隆丁卯之夏上憲有勸捐之舉  
邑之紳士尚未有應者余遂身爲之倡設倉三  
間於城之西街捐俸置谷五百石以實之紳士  
之好義者亦漸繼而助輸六十餘石申報各  
憲大加獎勵余維十數年後斯倉之穀當倍蓰  
於今鄆之父老子弟指斯倉而相謂曰此乃某  
年前李宰之所捐也則余今日遺贈斯民之意  
或庶幾其少慰卽於昔賢置社之意亦庶幾其  
無負矣乎

乾隆十二年仲秋知鄆縣事江右金谿李文漢  
立

陝西西安府鄠縣知縣李文漢謹

稟

人人萬福金安敬稟者竊鄠為豐鎬遺休人文  
淵藪學宮歲久未便任其傾頽乾隆十二年卑  
職倡捐養廉一百兩紳士亦各願助修增葺正  
殿兩廡宮牆雲路甬道並學署齋房復創建育  
賢坊三間厥工久已告成至今咸稱壯麗惟  
崇聖祠應遷之處比因工力不繼尚未議及蓋  
崇聖之名既尊則其廟祀必潔方為合制今乃立  
於教諭衙署門牆下首已為不敬且右與居民  
房屋夾雜於其間左與監獄緊鄰益多褻瀆而  
忠孝祠翻居最上寬廠之地殊為倒置更與各  
府州縣大成殿前後位次不同伏思明倫闡  
教治世之大經崇德報功右文之盛典雍正元

年

世宗憲皇帝因心仁孝好古敏求特

系直續志卷之五 藝文

論追封

至

聖先師孔子... 禮... 權優隆猶以公爵之

聖

至善... 封... 王爵改啓聖祠為

聖

甚鉅也... 繼述崇儒重道有

厚

法之淵源... 光大為繼述崇儒重道有

加

無已... 職小臣... 吏仰體

皇

廣覆... 憲德周詳一有不合敢不直陳無隱茲與教諭

華

教訓導... 郝旌進士舉人王雲從貢監生員

等

同議遷... 崇聖祠於忠孝祠改遷民房地內名列圍牆出路

崇

聖祠於忠孝祠改遷民房地內名列圍牆出路

分

查民房住基均係儒學官地幫以

公

舊移柱... 張姓屋旁官基一轉移間

重

煩而... 畢... 體制以妥先靈以肅觀

瞻

閩邑紳士... 各願合力改正伊等又

稱

明倫堂屋瓦殘缺牆垣損泐道冠古今二坊

等處朽壞一併急宜修整統計工費約需銀二百兩有零卑職先愿捐俸五十兩預備資用餘聽紳士量力自捐並不勉強已經議定舉行擇紳士中殷實諳練者董治其事物料照時購買匠作照時給資卑縣胥役不許經手卑職仍不時往查竊念事關儀禮眾志樂成理合繪具屏形先行稟請  
憲鑒除稟各憲外卑職李文漢臨稟曷勝屏息欽躬之至須至稟者

蒙

院批 鄂縣之 崇聖祠在 文廟學署之外

另為一廟雜於民居甚非體制今將忠孝祠

地基改建稍近文廟自覺比前為勝是為

學校義舉但按之 中外體制 崇聖祠均應

在 大成殿之後同為一院由 大殿旁出

入 恭逢祭祀先祭後殿 崇聖祠乃祭

系重寶  
文  
崇聖祠

殿此禮也亦情也今明倫堂現在大成殿  
之後又經傾圮總須修葺何不將明倫堂  
爲崇聖祠而以擬改崇聖祠之地稍爲  
展拓改爲明倫堂旣與教諭衙署相近爲  
諭之前堂更爲合宜各省大概如此如以  
導與堂遠隔或將訓導移於舊崇聖祠地  
在教諭衙署之前則彼此均與明倫堂相  
再不然或卽現擬新建之忠孝祠作爲訓  
衙署而以訓導舊署改爲忠孝祠於大殿  
西另門相通是亦一策本部院披圖審視  
見於此第未知寬窄如何合式與否乘此  
紳急公捐修未曾動工之時寧宜詳慎其  
酌之

